



結局

結局

汪錫鵬著

創造社第一次（一九二八年）文學獎金當選

創造社出版部

1929

結 局

1928, . 11, 付排

1929, 1, 出版

1—1500册

版 權 所 有

每册實價大洋六角

弁 言

全篇表現一顆青年的心，由苦悶中而解放，由解放而狂放，由狂放而入迷途——因其無結局，故題爲‘結局’。

時間以革命前至革命後。

描寫青年變態的思想和變態的生活處很多，因為這是時代中的現象。

一

在芷芳的臉上，令人最可注意的，就是她那副特有的眼睛，木澀澀的眼光，不靈活的眼球，眼白占了全眼的大部份。兩顆黑瞳仁，上半埋藏在上眼皮裏，只有下半浮在秋雲似的眼白上。常常如醉後的凝視，醒後的癡望向着別人。這樣的女子眼睛，似乎是表示她曾經經過了一番變態的情感生活。

茶房領了菜單，捧着墨硯走出了房門以後，芷芳和雪妹無意識地把筷子握在手裏，兩眼望着桌上的醬油碟，默默的坐在房內等候，一盞光色昏昏的電燈，自屋頂的中央下垂在她們的頭際。芷芳蒼白的臉

結 局

孔，映着那支燈光，忽而現出一絲的笑意，好似想起了一件可樂的事一般，起身到房門口把鈎上的白布門帘放了下來，低聲的向雪妹說：

“我們今天晚上喝點酒好吧？”

雪妹的確很難得在芷芳姊的愁容上，能看見這幾波笑紋。她立刻裝做着十分高興的樣子，把頭兒一斜和着她說：

“我贊成的，再叫茶房來！”

茶房在酌酒的時候，芷芳望着那玫瑰色的酒從壺嘴的口瀉到酒杯裏時，想起了她第一次飲酒是在去年的春天，那時一個人捧起了酒盅，鼓着了勇氣，一口氣喝乾了一盅，覺着強烈的酒芬充滿了全喉，延佈到全肺，全腦。頭昏昏的似乎全身增添了新能力，是一種奮興的狂放的豪氣，——她所以能打破“飲酒是罪”的基督教舊觀念，是因為她回憶她少女時的生活，生一種依戀的愁恨，翹望她將來的生活，生一種苦悶的恐怖。所以倒不如飲兩盅酒，使自己冷落的心泉，激起些波紋。

這個菜館差不多完全是為東南大學的男女學生

開設的，只是芷芳和雪妹在外面喫飯，也總算難得。當她們走出菜館大門口的時候，一陣晚涼的風吹拂着芷芳紅熱的雙頰，她覺着自己頭昏昏的有些醉了。她們並着肩頭，往大學女宿舍走着，經過那黑暗的巷街時，芷芳把頭斜倚在雪妹的肩上，嘴裏唱着道情中的後四句：“倒不如，

閒錢沽酒，

醉醺醺，

山徑歸來！”

她唱着“倒不如”三個字時，有一種唱不出的悲感，覺着人生不過是爲自己各種慾望作奴隸而已。尤其是女子們，出了嫁吧，無非作丈夫的情奴，兒女的奶媽，不出嫁吧，又受着自己情感的愚弄！

雪妹把一隻手，摟在芷芳的內衣裏，緊緊貼着她腰部的肉，兩人在黑暗的巷街中慢慢走着。芷芳感覺在這晚風夜涼中，也只有這腰間一部份是溫暖的，又似乎就是這身體上一部份的溫暖供給了他無限的安慰。但是！她又想到這一點的溫暖；這一種的安慰；這唯一的朋友，不久將不屬於自己了；屬於雪妹的未婚

夫去了。那時又有誰的手腕緊攬着我的腰部？又有誰與我相親相愛呢？

“雪妹呀！”她無意識地喊了雪妹一聲，——立時又覺着眼眶裏的眼淚，禁不住的將流下一般；彷彿有種說不出的悲痛橫梗在心頭。但是仔細思索時，却也沒有甚麼可悲的事。於是自己出聲的笑了幾聲。

回到宿舍，進了房間以後，雪妹站在床前望着芷芳躺在靠椅上，紅着臉兒不聲不響。

“芷芳姊！你就早點去睡吧！”

“哦！”芷芳猛然地站起來，從雪妹的背後緊抱着她的腰部。“這個瓜要破了啊！不久要和密斯特兒睡覺了啊！”一面說着一面把手伸到雪妹的袴褶中。

“哎喲，哎喲，要死！”兩個人緊抱在一塊兒倒睡在床上。

飲酒後的第二天早上，芷芳在床上由熟睡中醒來，想想昨晚醉後的情景，與雪妹胡鬧的下流動作，自己也覺着太可恥了，却也是可笑的，幸而雪妹——可愛的柔和的雪妹是自己的好朋友，能夠原諒她的——她睡在床上這樣回憶思索的時候，忽而又感覺

自己沉溺在一種莫名的悲哀中！

——無論如何，她是不能再安於在大學窮讀書了，甚麼哲學，經濟學，女子讀了究竟有甚麼用呢？將來又不能把牠當飯喫，換錢用，若是果真要爲造學而造學的，那末，像自己這樣沒有父親的窮人也不配！不讀書又怎麼呢？這是芷芳心中最大的一個問題。

——想當初自己打定抱獨身主義的時候，本是幻想到將來怎樣的掙錢，怎樣的在可愛的家中與可憐的母親一塊兒同居，但是如今母親自從妹妹出嫁後，見我不但嫁不出去，却也不能居住在家中幫助她，還要伸手向她討錢讀書，早已失去了她往日的慈顏。常常向親戚們說：芷芳的脾氣太壞，也常告訴芷芳，說親戚們問她老人家，甚麼時候可以喫大小姐的喜酒，他無話可以答覆別人——這樣！就是將來在家中和母親同住，又有甚麼趣味呢？

——在這樣的社會中，學識本不值錢，值錢的是那些妓女化的交際手段——就是自己努力，勉強的向母親要學錢——母親所謂的“嚼老骨”，嚼到自己畢業，又作甚麼呢？又怎能償還母親的“肉”呢？——

想接續升學，不過是把將來的恐怖，暫時擱起，貪求眼前這和平的學校生活。但是與其這樣受罪的行乞升學，倒不如爽快地離開這暫時的和平生活，開始去尋求穩妥的新生活，到那裏去？到那裏去？這是他眼前急須解決的一個問題！

實在的芷芳近來又沉溺在煩悶中了！這一種煩悶就是以前自己所認爲的少女的煩悶。這煩悶給了她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十分心灰意懶：早上怕起身，晚間怕讀書，連日裏去握筷子，去拿草紙，都似乎是很勉強的。憑良心說，連男子都不愛看見，看見了似乎討厭。——常常覺着連走路都懶得走；彷彿手裏提着自己的一顆幾千斤重的無告的心兒，手已提得酸乏到萬分，終於尋不着一個妥適的地方，卸置下來，寄託於牠。

有時她恨不得，身上插上兩隻翅膀，飛脫了這人間，飛到那光明燦爛的境界去！不！飛到廣州去，去作女革命者，將來武裝起來，與革命軍，一塊兒打到南京，打到北京，站在民衆面前，向民衆發表議論，解放自己心中所要解放的一切束縛，一切苦痛。作女界中的先鋒！領袖！那時再回家去見母親。

這天的晚上，他一共寫了五封信才睡覺。

二

芷芳靠在樓窗口，兩眼望着窗外所不在望着的風景，口裏不自主地把自己在思想中的話說出了聲：

“決，決定吧，決定到蘇州去吧！”自己的耳朵聽到了自己口裏所說出聲的話，忽而一驚！呀！——我有神經病麼？怎麼一個人自言自語呢？——她反問了自己以後，心裏覺着有些寒絲絲，一脈熱血湧到臉部！轉過頭來向身後無意識的望望，——房內一個人也沒有，只是充滿着虛冷。放在床頭傍小桌子上的座鐘，篤！篤！篤！鳴得更響。

一腔說不出的煩惱和疑難，那時似乎叫她要哭

也哭不出，她手裏所緊握着的一封自蘇州寄來的信——可愛的一封信，又抽出了信封，仔細的再看了一遍，看完了後，慢慢的摺好，仍舊筒進了信封，依舊的呆倚在窗口！——忽而聽到樓下有人喊她：

“芷芳！芷芳！芷芳姊！……”

明明知道雪妹在樓下喊她，但是她的嘴唇似乎懶得去牽動，她的瘦肺也懶得去吸一口深氣，提高了嗓子去答應一聲，她依舊的望着窗外所不在望着的風景——

“芷芳！——

芷芳姊！

芷芳姊！”

雪妹在樓下又喊了，那婉轉可愛的喉嚨，蘊着她焦急的心象，似乎很可憐的在尋找她，但是她那沉落的心情，總彷彿不高興去答應一聲，又似乎就是這樣的有心的不去睬她，才足以表現出她愛雪妹的熱情。她也知道雪妹叫她也不見得有甚麼重要的事，假使答應了，雪妹一定要上樓來，來了一定要打斷現在這一段煩悶的沉思，彷彿有些可惜；而況自己也沒有從前那般的熱情與雪妹歪纏說笑了，若是說，待她上樓

來仍然板着臉，保守着這一段煩悶的沉思，那也辦不到，她那可愛的面兒，靈活的明眸，實在惹得自己要抱着她Kiss。——她無意識地把手中的信，又抽出了信封，還未待把眼睛射上信紙去看時，腦袋中煩悶的思想又湧湧的起伏。

假使蘇州的小學供給我五十元一月薪金，那末克勤克儉，每月可剩三十元，一年三百元，三年一千元。——出洋去升學！即不出洋，也抱獨身主義，永遠抱獨身！憑我這樣一個受過幾年大學教育的女子，總不會餓死吧！

——之采比我小一歲，倒有了兩個小寶寶。寶寶不要多，一個男一個女，像之采的一樣頂有趣。——之采也可憐啊！還不是整天的忙死了，像作奶媽一般。——世上有幾個真心愛妻子的啊！——唉，人啊真無味，一年一度老，又為的是甚麼呢？

——獨身！獨身好！與其作丈夫專愛的奴隸，不如作泛愛的自由神！——

“芷芳！死鬼！為甚麼不睬人？喊了你幾百聲！”

轉過頭來看見雪妹已推開了房門，站在門傍了。

結 局

她今天又穿了那件頂有樣而且好看的鵝黃色的旗袍馬夾，見了她，自己的心花都開了，她是我唯一的知己，愛人，情人！但是又無故的想到雪妹明年要出嫁——心裏一陣酸意，似乎受了委曲一般。

“我不愛睬你！我在樓上又沒有死，叫甚麼魂啥？”

“喇——你又撒嬌了！”

“噯我作甚麼？打扮得這樣美，怪不得陳先生見了你，急着明年就要抬你過門去哩！”

“少說些吧，那個不曉得你章芷芳女士美！將來一定嫁個好黑漆板櫈！”

“我哩，老了，老了，老太婆了，將來嫁——嫁個棺材，一口好黑漆棺材。——不說，——你是來約我出去麼？”

“我來——我來約你去賞秋光——到鷄鳴寺去走走逛逛。”

“你們這些小姐們，整天的談文學，講藝術，今天賞春光，明天賞秋光的鬧死了！我是不配！”

“不去就不去！我走了！！”

“好！不要氣惱了，我去的，當然去的。”芷芳說着把身體俯在雪妹的背上。

“芷芳，你今天怎麼這樣高興？與從前態度不同？”

芷芳本就想在房裏，把她下學期到蘇州去的消息，和之采的信給雪妹看，而今她約着要出去散步，待到了鷄鳴寺的樓上，正好與她仔細的商量商量，也許雪妹會有些好意見，所以即刻就和雪妹下樓來。

兩排枯樹的路上，行人不多，只有幾片枯葉在路傍，隨着北風飛滾着，芷芳攬着雪妹的腰部，默默地向前走着，遠望着秋色的台城，荒涼冷落，似乎是象徵着她未定的前程，她把眉頭微微的一縐——不知怎麼，芷芳近來總似乎自己是一個被棄的失戀的女子。其實說也可憐，她除了幾次公事式的與男子點頭交接以外，從來未曾有機會相愛過，又何從失戀呢？

到底是秋天了，鷄鳴寺裏的樓頭上，一個客人也沒有。她們倆選了靠窗口屋角邊的一張桌子上坐下，窗口外就是玄武湖的全景，那個青年的茶房，身上穿得倒也整齊，手裏提着銅水壺，站在桌子傍邊與雪妹

結 局

問答了些閒話。那時芷芳自己在暗中想着：其實世界本可以爲一家，他雖然是茶房，和我們弟弟，又有甚麼分別呢？假使一個女子真要戀愛他，又有何不可？也許他的心比那般受過教育的男子，還要純潔真誠一些！芷芳想着了這些，於是也參加了他們的問答，大胆的與那青年茶房談了許多的話。甚至談到了每年春天男女學生在玄武湖裏遊船相暱，贈送櫻桃的野史了！芷芳在說話的時候，有心的把聲音格外的說得響，似乎是表示一種解放女子的豪氣，也似乎是表示自己澈底的思想，可以很平民化地與一個茶房，公開的談說這許多人間本有的事情。那青年茶房把手裏所提着的水壺，放下在桌子上，彷彿很得意地繼續向下說了：

“……有許多男學生女學生不要船家划船，要自己划，一划划進了那又高又深的蘆葦窩裏去，躲在裏面老不出來。有一次有一隻打菱角的船，無意的穿過蘆葦窩裏，看見一男一女還親嘴哩！——抱着，聽說還有些外國人，也有我們中國的學生，特爲把船划到那沒有人到的洲上去，作不好的事！——拿着

毛氈子的……”

芷芳聽到這裏，臉也紅了，在涼風中感覺到自己的兩頰有一些熱燒，她心裏似乎在咒詛自己，思想不澈底，——這不是人間本有的事麼？女子也是一樣的人，聽了本可以不足為奇，而且自己是受大學教育的人，居然還會在一個無學識的茶房面前發臊，太無味了！她又聯想到自己將離開學校，到社會裏去作事了，還是這樣常常的禁不住要臉紅。同時她想到了蘇州教書，常和男同事們在一塊兒來往，那時自然會老成的；想起了下學期要到社會去作事了，有男同事，她心中彷彿有一種莫名的自由和喜樂，又似乎是一種最大的恐怖在眼前。茶房走開了以後，偌大的樓角只有她們倆坐在那裏，靜默了一會兒，芷芳喊了一聲雪妹：

“雪妹！

……”

“怎樣？”

“明年我決定離開學校了，不問你出了閣後，能不能再來讀書，我是決定不來了！但是！——”說着從

結 局

衣袋裏，把蘇州之采寄給她的信，遞給雪妹看，雪妹沉下了面色兩眼驚奇她似的望着芷芳，伸手把信接過來，看了一遍。

“之采是那個人，就是本校教育科畢業的黃小姐？她在紫竹作甚麼？”

“是的，她以前在紫竹學校作教務主任。現在有了兩個孩子已經不作事了，她的丈夫胡先生也在那裏教會大學裏當教授。”

“也好，可以解決了你的經濟問題，不過你已經在大學裏讀了兩年，不畢業的就離開了，總有些可惜的。

“雪妹，你是該曉得我，——我想到了家裏的母親，再想到每次開學時，伸手逼她討錢，真是難受！而況——”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大學畢業與作人又有甚麼關係呢？像你出了閣以後，所學的甚麼物理，地質學又有甚麼用處呢？將來當真的想作女教授麼？而且一個人的思想，絕不只是限定在課本上用工夫，即使要增進自己的學識，無處無時不可讀書求學，又何必拘定在學校裏？

“……………也好！”雪妹似乎從來未思想到這些問題過，所以也沒有甚麼意見。

“……………”芷芳也不在希望她有甚麼切實的回答，只是很感情化的伸出了手，一把握着雪妹的手，兩隻眼睛白洋洋，木澀澀的顯出一種可憐的樣子望着虛空說：

“雪妹！我決定離開學校，到蘇州教書去了！離開這媽的學校，貴族的學校，坐牢似的學校生活，開闢我的新生活。”偶而的吐出了新生活三個字，思想中充滿了許多喜樂，希望，恐怖的理想，於是又說了一句——“新生活！”

三

陰歷的正月間，滬甯線上的一班特別快車，很威武的，迅速的向蘇州開駛着。在這條火車中的二等車箱裏，靠窗口車角的一個座位上，孤孤地坐着芷芳。玻璃車窗沙沙地震動着，車輪軋軋的響着，她似乎也都沒有聽到，遠處座位上，散雜的坐着幾個青年，向她懷疑的注意着，邪鄙的暱視着，她也都不在意中，她只是深默的在回憶離別母親的情境，似乎母親向她表示的那種可惡的歡樂態度，要叫她生一種懷恨的深痛！也似乎在咒詛自己的母親，重視金錢，太沒有情愛了！往常每次開學時，自己苦着臉向母親討

了學錢，臨別時向母親說一聲“姆媽，我去了啊！”母親雖然訓話似的要說許多惜別的苦話，總覺母親是最可憐可愛的，在途中甚至想落淚。但是這一次到蘇州去，母親不但沒有一些黯然的別情，反而用一種客氣的，虛偽的，非母親的態度，來表示她爲自己女兒能掙錢的喜樂，那些誇譽芷芳的假話，使她回憶着心中實在覺着難受！芷芳似乎在恨母親了！恨母親不能與她以澈底的愛情。却是一陣這樣恨母親的念頭過後，又感覺到自己的孤伶！彷彿在這個時候，才覺悟自己是站在一塊四無依傍的島石上，浩浩的海濤，在周圍翻騰着，甚麼母女的關係，朋友的關係都是假的！——車窗外一株樹，剎然在眼前掠過，逗起她向窗外去望！荒山枯樹的冬景，似乎使自己格外的覺得滿目淒涼；一片茫茫的荒田，一望無涯的黃色，象徵着茫茫的前程！很自然的又把眼睛轉向車內，却又望着車內坐着的那個青年男子，盯盯的睨視她，兩隻狗眼睛不轉珠的射着她，她心中平白的生出一種恐怖！似乎一切的人都要喫她了。她恨不得任自己心意的叫出一聲“姆媽呀！”但是母親是她現在所氣

恨的，在這種的情感中，她彷彿要哭了。兩隻白洋洋的眼睛，轉動了一會兒，又微微的閉合起來。

她也想到——一個老人家到了像母親這麼大的年紀，經過了五六十年的人情世故，很自然的要知道人生一切的活動和悲歡，皆無非是為金錢所使喚。而况母親寡居七年，只靠着房租錢過活，重視金錢，忽略了母女間的真情，也是一件自然的事。不應該怪母親，只該恨這個用金錢作代價的社會了，世世代代的在人們死以前，給牠這樣的唯一的教訓，誰個青年當初是忘情重利的？——唉——似乎在恨自己不能到廣州作女革命黨者！

車中的無聊，使她又念起了雪妹——親愛的雪妹，她想到了從前與雪妹飲酒狂歌，月下散步的許多往事，她也想到與雪妹同衾相睡的種種情景——雪妹那全身柔美的肌膚，細膩得摩撫不厭的，可愛的小雪妹——記得有一次，她睡在我的身傍，到了半夜，睡得糊糊塗塗的把大腿擱上了我的^肚子，抱着我的頸項喊“姆媽！”推醒了她，看她那種似醒非醒又羞又嬌的態度，實在令人可愛，惹得自己抱着了她連

連的親吻，吻了她以後，幾口裏喃喃的說着，也不知說些甚麼表示她的倦意，立即又把兩隻手掛抱在芷芳頸項上，閉眼睡去，如小孩子一樣，——這一切的往事，似乎都足以堅定芷芳抱獨身主義的意志，在芷芳的理想中，男子的身體是粗莽可怕的，粗莽的動作——一切是乏味可怕的——被蹂弄而已吧？——只有雪妹可愛，會像一隻小雞似的睡在身傍。但是，如今雪妹的身體獻與男子了！更不知那年那日，再與她同衾啊！再有她的體膚偎着自己，再有她可愛的胸膛和奶峯間在自己的手掌下移動着，即使有機會再與她同眠吧，想她也必不會再表現那母親身傍的女兒態度了！——想到這裏，芷芳心中，感覺喪失後的虛空的煩惱，恨不得以後永不寫信給雪妹，見了她面，死也不睬她，任她爬上了我的身體，與我Kiss，也不睬她。

“那邊坐着可惡的男子！兩隻狗眼睛又盯盯的望着我！”

嗚———x！火車的汽笛，一聲長鳴，推下了車窗，把頭伸出窗外去望望，遠遠的已可以望見那秀

結 局

麗的蘇州城了！她望着那在遠處隱約的城樓，屋脊，寶塔，心裏彷彿在說：“啊！就是在那城池裏，要開始我的新生活了！”

四

根脚下生滿着青苔的矮牆，圍着一座小巧的洋房，棕色木板的大門上釘着一塊黃銅的名牌——胡天慈——三個砂底的字。這樣的住宅，在蘇州城內總算是出色的一家了——紫竹學校就靠在這裏附近的地方。

胡先生是本地教育界上很活動的份子，他的夫人——之采女士，是個聰明能幹的少婦，常常為她的丈夫宴請賓客，飯後在客室裏款待客人，有時也拉攏着四個人坐下來鬥骨牌。

之采的身條和臉孔，都十分苗條縹緞，正不像是
有兩個小孩子的母親。日常穿的服裝，也總比一般的

女子新奇些。待人交接十分客氣，處處留人愛慕。

“女子在夏天，大可以赤腳拖拖鞋，着短衣短褲，這樣爲自己便當許多，爲別人增加許多美感。”——之采的言論和思想都很解放，對於社交的觀念，以身作則，十分公開，與年輕未婚的男女，極表同情。

有許多年輕的男子初次與之采相識後，總以爲之采對於他其間那些暗中的情意，是帶着特別的應許和目的。甚至迷沉於她，寫情書給她，還鬧出許多別的笑話來，但是終於知道，之采和他的關係，不是他一個人特有的。而且之采都可以在別人面前公開的。正是等於牧師扮出各樣的臉作博愛的事業一般。

所以與之采作朋友的男子，大都要經過三個時期，起初迷沉於她，後來罵她妓女化，最後稱贊她西洋派，富有同情和禮貌的好主婦，同時又稱羨胡先生是個有福氣的人。

芷芳與之采的關係，不過是從前的同學而已。芷芳到蘇州後，本住在紫竹學校裏面，後來總想遷居到之采家中去住。

在之采家中的樓上，本空着兩間房子，而况之采

曾經邀過她遷居過去可以在一塊兒談談，芷芳當時以爲不便，所以沒有立刻答應。

芷芳現在住的房間，是在學校內一排女宿舍最落尾的一間，窗戶靠着走廊，男教員們走過去的時候，總要有心無意的向裏面望望。

自到學校後，在芷芳心中有許多說不出的失望。以前總以爲同事們較之同學們的關係，總可以親密些，既來了後才知道，同事們皆因着薪金的數目，自然的分成了階級，領六十元的級任老師對於小教員們的態度，十分客氣，小教員們另有團結，到校不久就有一位薪金少而工作多的女同事，在她面前抱不平。

還有一件在無形中使她失望的事，就是她以前理想中的男同事，是個個可愛的，即使自己不想與他們發生甚麼特別的關係，也可以交結幾個知己的男朋友，既來了後才知道，校內的男同事，都是些吐痰在地上吸香烟的官僚化教員，只有一個教童子軍的李老師和白老師，在芷芳心中有些傾羨。

有一次下午散課後，芷芳腋下夾着一團絨線球，

手裏一路織着線衣，一路散步到操場上去，笑嘻嘻的望着李老師教童子軍操，李老師見了她，裝着沒有看見一樣的不招呼她，她無味的站着看了半天，獨自走回宿舍。正走進走廊時，會見白老師領着兩女朋友迎面而來。

“章小姐，那裏去？”

“回去，你哩？”彼此假笑着招呼了一下，相交而過去，芷芳再回頭來望望，望見白老師身傍的她們，皆穿着很鮮麗的旗袍，頸項上圍着狐毛，窈窕的體態，比自己更美多少啊！

她回到房間裏就俯在床上的被頭上，默默不語的在回想着——雪妹，母親——房內的電燈，在黃昏色中，忽而亮了，使她想到窗簾還沒有拉好，很想即刻起身來去拉好牠，却又是十分的懶得動。若任牠去吧，停一會兒到喫晚飯時，那些男教員一齊出來時，走過窗口總要把狗眼睛向窗內望望——就是這一點不能解決的心懶，使她俯在床上有說不出的煩惱，像小孩子沒有稱了自己的心一般：

晚飯後很喪沮的寫了一封信給雪妹，頭昏昏地

打開了冷被，滿心的怨氣和不平，把衣服脫去，像負了傷的小羊一般，睡進了被窩裏，如醉如暈的睡着去。

“脾氣這樣的不好！一捱就不肯開口，死像，說這個，罵那個，自己還不是個嫁不掉的醜丫頭，那隻白洋洋的眼睛，死像！我不要望你！你替我死去了吧，死丫頭！”夢中似乎是母親站在桌子傍邊罵她，自己站在屋角的一隅，臉兒向着暗壁流淚。

夢後聽見一隻乳貓在遠處哀叫着，十分悽冷，正彷彿叫出了自己心中的委曲。

鐺，鐺鐺的起身鈴，這次使芷芳聽了，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覺着教員的生活也要按着鈴聲起身，上課，喫飯，睡覺，與作學生時的機械生活，沒有分別。以前所理想的新生活，也不知在那裏？——而況作學生時，還有可愛的雪妹在身傍。

鐺鐺鐺命令似的上課鈴，終於使她懶慵慵的下了床，散着胸膛前一切的衣扣，拖着鞋子，走到鏡檯前，照見了自己潦倒，狼藉的醜態，真恨不得罵自己一聲，死像！再把臉兒湊近鏡子時，望見自己額上的

皮膚，比以前寬鬆了許多！隱隱的已有皺痕，昨天臉上塗的粉，今天已失了均勻，斑斑的粉痕，格外顯着容貌不美！

“以後永不抹粉了！又不是妓女，擦粉作甚麼？給誰看？不澈底！作慾的罪奴，擦了粉去滿足那些不愛心只愛肉的男性們的心意嗎？太不值價了！”

緊身背心太小，要費些勁才能扣好。芷芳正是在扣緊胸膛前背心鈕扣時，無意間抬頭一望，望見窗縫間有一隻大眼睛，她仔細再望時，却又不見了，隨着聽見窗外有輕輕的脚步聲，芷芳很氣怒的，——沒有受過教育的！——口裏低低的咒咀着，決定今天下午就搬到之采家裏去住！

以前所理想的新生活大失所望！

五

“阿信你跟着阿姨先上去。”之采抱着三歲大的女兒愛先，在她手腕上，叫她的大兒子跟着芷芳。預備上樓去把那間房子指示給芷芳看。

樓上有兩間房子，中央隔空着一條甬道。之采把左邊一間開開，進去後又把窗戶推開，芷芳站在房中，四週望望，雪白的牆壁，潔淨的地板，一切都滿意，無意間又望見對面房間的房門上，有一顆粉紅色的畫釘，釘着一張白色的名片。心裏忖着那間房間是誰住的。

“那就是你們紫竹學校。”之采一隻手指着窗外向

芷芳說，芷芳向外望了一望，又轉向那張名片望着。

“對面是我的表弟住的，現在他住進學校去了。——只有時在禮拜六回來住住……”

“不要緊的，他現在不在，我們開進去望望。”之采說着把鑰匙開了門，頭一個趕着進房內去的就是阿信。芷芳似乎有點難為情走進去，彷彿她長到這麼大，也從未走進過一個男子的臥室——記得自己在中學校讀書的時候，有一次一個同學說她自己到過她兄弟的寄宿舍裏去的，大家都圍着她鬧笑話——芷芳隨着之采滯步的走了進去，同時臉上假裝着很自在的樣子。

房內最令芷芳注意的東西，是牆壁上掛着的一個梵啞林盒子，還有幾張裸體的美女畫，靠窗的書桌上，堆着許多新小說書，和幾本學校日記。

“媽媽，舅舅！舅舅！”阿信指着壁上的一張畫向他母親說，芷芳遠望過去一張穿着洋裝的半身照像。於是裝着不在意的樣子，慢步的走過去，偷偷的把眼睛向那張像片斜視了一下，很想泰然的問之采一句——這就是令表弟麼？——終於說不出口。

“這就是我的表弟，”之采指着像片向她她說了，“我的表弟很有天才，只是太愛玩頑，不愛讀書，”芷芳這時才大胆的湊近去看，望來是個十六七的孩子樣。心裏彷彿有些輕量的失望。走出房門時，芷芳向門上的名片注意一下，——陳堯聖——三個很美麗的宋體字，正恰配着他那張像片一樣的漂亮。

下樓的時候，芷芳抱着阿信，握着他可愛的小手，踏着腳底下軟鬆鬆的地氈，心裏感覺到一種有家庭的快感。似乎已決定無論如何要遷居過來住，因為自己已愛之采的兩個小孩子和之采的這家庭了。

“Bye, Bye, Bye, Bye”之采領着芷芳出去的時候俯在之采肩頭上的愛先，聽着她母親的喚使，抓動着小手向芷芳說——拜拜。

（註：拜拜 good Bye 的省語）

芷芳見了，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情味。同時羨慕之采有這般的幸福。

送到大門口時，之采與芷芳相對的站着她一隻手抱着愛先一隻手把芷芳領口上散了的一顆鈕扣鈕好，臉上顯出一種母親般的慈愛。很誠懇的向芷芳

結 局

說：

“是的，我知道那些男同事都像沒有受過家教的人一樣，你就在本星期日下午叫校役爲你搬過來，這幾天內先把東西清清，我也好爲你把房間打掃一下，搬一個空床和器具進去，再爲你尋一些畫挂挂……”

“莫忘了？明天晚上來喫飯啊！”

“我真的謝謝！之采啊！”

“向阿姨說Bye Bye哩！點一個頭！”

“Bye, Bye, …………… Bye, Bye”

“拜拜，愛先！我明天再來看你啊！”

芷芳歸回學校的時候，一路的幻想着將來住在之采家中的情況，心中充滿着一腔莫名的喜樂和希望。——陳堯聖——那張名片上的三個宋體字，彷彿在眼前又顯了一顯。——星期六回來住住——記憶中想了一遍。當然自己對於之采表弟也沒有甚麼希望的！——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就作算他十八歲，也比我小六歲。

第二天清晨，芷芳在床上由酣睡中醒來，開眼第一個念頭就想到今天晚上之采請她去喫飯，她懷疑

着明天就要遷居過去了，爲甚麼今天還要請她喫飯。不知之采還要請些甚麼別的賓客嗎？

她醒臥在床上，回想着可愛的愛先和阿信可愛的之采家庭，最可愛的當然是之采那種如慈母一般的同情和她那縹緲的臉兒。

神經衰弱的她常常在清晨時，醒臥在床上是半意識似的放縱着自己的觀念聯絡；胡思亂想的幻想着，她如今幻想到遷居到之采家中以後；陰雨天的夜中，與之采和胡先生三個人，在房內煮宵夜飯。又是與之采的表弟相識了，天真爛漫的把她以姊姊相待，在月夜中拉梵啞林給她聽，他的男朋友來找他。他不在家，芷芳出來爲他招呼了，又是帶着可愛的阿信乘黃包車，阿信坐在她大腿上，一切的幻境，在她半眠的神經作用中活動着。

下過課後，她換了一套顏色不鮮麗而樣式最好的衣服，在鏡子面前照了許久才出去。將到之采家的時候，望見了她家大門口前已有一輛包車停着。心中生出一種說不出的興奮，似乎是有莫大的歡樂和希望將臨到了！

“誰呀？”門裏面問的聲音，似乎是個男子。

“我啊，請開開門。”她說的時候，似乎自己是取一種最和婉的聲調。

開門的人是個男子，雪白的領子配着一條很好看的領條，一隻手抱着愛先，一隻手按在門鈕上，彷彿不讓她進去，在他的假笑中含着一個？的樣子。芷芳雖然以前只與他很匆促的會過一次，背着他偷望過兩三次，却還認識他是胡先生。

“胡師母。……？……”

“啊！是的，在裏面。”他說着的時候，臉上裝做出一種假笑，笑容才顯露，隨即又不笑，這種虛偽的面部動作，使人見了，怪難受的。芷芳想起與他第一次會面的時候，他也在這種假笑的容貌中向她連續點了幾個頭，所以至今也記不清楚她是芷芳。

芷芳笑着臉向他所抱着的愛先望着，——“愛先。”——她叫了愛先一聲，表示自己是常來的。愛先把頭轉了過去不高興望她。——她心中很希奇怎麼之采請她喫飯，連自己丈夫都不告訴的。

“是？是章小姐吧，請坐一坐，有甚麼事她一會就

來了。“他領芷芳進了外客室，叫她一個人坐坐，自己抱着愛先向裏門裏去了。裏門開時，似乎聽見裏面有男女賓客在談天。阿信這時羞答答的站出來，靠在門旁癡望着芷芳。

“阿信，來，你媽媽哩？在裏面嗎？”

阿信望着她不說甚麼，低着頭跑過她的面前，要想往外面去。芷芳伸手一把拉着了他，不讓他走。他惱了，哭着臉用小拳頭，在芷芳手腕上敲了幾下。

“啲啲，啲！”芷芳裝着假痛的樣子，去逗娛阿信，阿信仍是不睬她。鼓着小嘴出去了。——芷芳很希奇之采怎麼還不出來；家裏怎麼一點請客的氣象也沒有。

“芷芳！芷芳妹！外面是你吧？進來，進來，快進來！”之采在裏室內喊着。

“是的，之采姊，”芷芳說着用舞步的姿式很輕快的跳着走到裏面去，一種少女活潑的表現。

房裏面是一個女子，與之采膝蓋促膝蓋相對而坐，好似在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芷芳！來了麼？我方才還記起你的哩，對不住你

先坐坐啊！”之采轉過頭來笑着向她說了以後，又轉過頭去與那女子接續了。

之采滔滔不絕的向那女子說些甚麼話，芷芳也聽不出一個頭緒來。那女子有一種醜鄙的美態。削瘦的臉孔，眼睛的外眶，現着一圈黑影。嘴唇瘦成了兩片皮。說話時上下左右的飄動着。滿臉塗着的香粉，像是畫布上塗着的灰色聖粉，也許是吸鴉片烟的表示。

她的眼珠十分靈活，身條有樣，可以說是美的女子。最令芳注意的是她擱在搖椅外的那隻手。指邊和指甲被香煙已薰得蠟黃，兩指間仍夾着一支燃着的香煙。她穿着的是一件很緊小的旗袍，緊小得包貼着全身，臀部和奶部的輪廓十分明顯。在她的舉止吐談和服裝上望來，總像是個妓女，至少是個淫蕩的女子，芷芳很奇怪之采會有這樣的朋友，也想到自己無論如何，是不會有這種朋友的。更不會像之采假裝着親熱的樣子，與她促膝相談。

“五娘——”芷芳留意聽她們談話，之采是在叫她五娘。而且語調中確實以她為上一輩的人對待。其

實那女子望來比之采年輕。

之采只願向她說話。若一個人坐在旁邊，不但覺着無味而且以爲自己不該聽她們的私話。很想站起來走開，却又想起是之采叫她進來坐的。在兩難中她站起身來望望壁上的畫，順便似的走出了房間門。

“芷芳，你一個人隨便走走好了，我們一會就談完了。”

“不要緊的，不用客氣。你們有事談好了。”芷芳說了後就大胆的向後房走走。看見了樓梯，就想上去看看自己那將住的房間——不知之采已爲她按排得怎樣——又怕之采的表弟在上面，所以不敢上去。但是又似乎正是要表弟在樓上才是機會哩。於是就大胆的上了樓。

樓上並沒有人。自己就推進那間明日要來住的房間，裏面却與自己上次所見的一樣。床舖和器具都還沒有安置。而且連地上也未打掃過。若心中感覺到一些失望，很喪沮的下了樓。走出了小門，往屋後的廚房裏去看看。一個女僕在裏面見了她很客氣站了起來。

“你今天晚上要忙啊！”

“不忙啊，小姐”

“今天預備的菜蔬太多了吧？”

“沒有，小姐，聽少奶奶說今天晚上不喫飯，喫麵。”

“喫麵麼？”

“芷芳！芷芳！”之采在喊她，她趨向屋裏去了，

“對不起，芷芳。丟你一個人枯等了半天，好在明天你就要搬過來和我一同作主人了。”

“不要緊的，不要緊，那位客人哩？——她不在這裏喫飯嗎？”

“她不，她是我叔父的第五個姨太太，嚙哩嚙嚙的跑來像告狀似的報告了我許多吵嘴經，討厭死了。”

“啊……”

“芷芳我告訴你話。”之采笑嘻嘻的說着，像有個好消息報告她一般，兩隻手無意識地提着芷芳的領子，與她面對面說着“今天是我的大兒子阿信過五歲小生日，我們避俗，一個客人也不請，只下了一些麵，在館子裏叫幾碟粗菜和一些酒。胡先生邀了一個知己朋友，我也只邀一個知己——你，我們大家隨便喫喫。”

菜盤已經上桌了，胡先生的那位朋友黃先生還沒有到。芷芳偶而的想到自己從來未曾與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同桌喫飯過。她的臉微微的紅了一陣。——不知那客人究竟是怎樣的人，莫非是之采的深意，有心的調排我，想與我“那個”麼？——她的臉又紅了一陣，在咒咀自己的神經過敏，被神經衰弱的病狀支配了自己。

“啊！黃先生來了，黃先生。”

“呀！對不起，對不起。遲到遲到。”他說着並不指定的，向屋內站起身的人四週亂點頭。芷芳也向他點回了頭，他也並沒有主意，芷芳似乎感覺有些唐突了的不安，因為彼此尙未經介紹過，於是就不自然的依靠在牆壁上站着。

“就是爲着這個小禍害。不帶她來吧，又要哭，叫她自己換件衣服吧，又不肯，氣得我打了她一頓才來。不然我早已經來了。”黃先生的手裏，騰着一個四五歲大的女孩子，長得很縹緞。

“讓我來介紹一下，這位就是黃先生，黃先生在青年會——供職。”

“黃先生！”

“這位是章小姐，在紫竹，是紫竹的教員。”

“章小姐，章小姐！”他說着像滿不在意的向她連點了幾個頭，趕快的按着又說話了，

“啊！太客氣，說着是喫麵的，怎麼又有酒哩？”——也許他還是害羞哩，不然就是輕浮。

黃先生是個英俊的壯年，滿面現着自己是抱樂觀主義者，雖然喜歡多說話，却並不露出輕佻的樣子。那個女孩兒的臉，很是可愛，有點像他，也許就是他的小妹妹。

小小的一間房間，大人小孩一共六個，圍着一張方桌子坐着喫喝。電燈在中央，酒喝得最多的要算黃先生和之采。芷芳望着了酒就想起雪妹，和自己在學校中那憂鬱苦情的生活。她不敢像從前那樣狂喝，只是望着胡先生的舉止稍爲喝些。

說話最多的人，也要算之采和黃先生了。都是說些高雅而帶有深意的笑話，說得大家笑得不開交。兩嘴巴的肉，老是沒有休息的機會。胡先生不大說話，芷芳也找不出甚麼相當的話可說。

“我看黃先生不但不苦，而且比從前還要開心些吧？”之采向黃先生說。

“當然要開心些，不但要作父親，而且要作母親。一個人作了兩個人的事，再不開心，還要死哩。”黃先生說着把頭一斜，現出一種苦笑來，芷芳向着他身傍坐着的那女孩兒仔細的望了一望。

黃先生的“弦”子，甚麼時候“續”哩？之采問他。

“再隔二百五十年可以續了——你爲我介紹一個嗎？”黃先生說了以後，稍爲覺着有一些含羞，也許是悲傷把頭垂下無意識的點動着。芷芳覺着有些不自在。

麵喫過了以後，大家同時站起身來，離開了坐位，之采有些喝得醉醺醺的樣子，紅着兩頰一把拉着芷芳，拉到黃先生面前，有心的從新介紹：

“這位就是章小姐。以前在東南大學，如今在紫竹當“大”教員。”

“啊！久仰，久仰！”

芷芳很不高興，十分氣怒，把之采握着她的手撒脫了，恨不得開口罵她兩句。

結 局

黃先生帶醉意的兩隻眼睛，不轉珠的望着芷芳。芷芳心裏恨透了之采，恨不得向黃先生說一句——我是抱獨身主義的！——也總似乎無故的不好說出口。

黃先生在臨走的時候，之采向他說。

“黃先生。常來玩啊，常來玩啊！”

“芷芳妹，你明天下午就早一點搬來住啊，”芷芳以爲她是有心的把這兩句話放在一塊說，心裏格外氣恨她，却也說不出口。

離開了之采家到學校裏去的時候，芷芳在路中很不開心，總覺着之采有點污辱了她，輕視了她。難道之采看我老了，只配作別人的填房嗎？我抱獨身的主義，她又怎配知道！之采輕視我！之采污辱我的人格！這個時候，再想到明天要搬到她家裏去住，甚麼黃先生還要常來。她滿心的不願意去住了。——不搬去了！——

回到學校時，宿舍裏很靜默，大概同事們都已安息了，把自己房門推開，覺着裏面一團冷氣，昏淡的電燈光含着一種淒涼的意味。轉頭望見自己的床上，

橫陳着一床死的被頭。無生氣的帳子門有點可憐她似的向她鈎挂着。一切使她格外的感覺屋內的虛冷，心頭的悲哀，像被母親責備後的小女孩，含着淚似的解衣睡覺。

六

芷芳自從遷居在之采家中以後，早晚聽不到了學校裏的鐘聲，每天早去晚歸的到學校去上課，逢到放假日早上就多睡一會兒，脫離了機械似的生活，精神上爽快許多。

胡家請客喫飯的日子，芷芳有時也半主人似的幫着之采忙忙。同時也總算半生不熟的認識了幾個男朋友。

胡家的確有點像俱樂部，常常有許多學界上的青年男女到他家去聚樂。操縱他們其間的關係的人就是之采。有時有夫婦關係的客人到胡家去玩，之采

向他們說許多老話，自己以“功人”自居。

黃先生亦有時帶着小阿娜去玩，不過也不覺着他對於芷芳有甚麼的特別的意思，叫芷芳也無從討厭他起。

之采的表弟——堯聖，芷芳也真的認識了他。有一天他住在家中，晚上大家在之采房裏談談。沒有兄弟的芷芳，很覺着他的可愛。他雖然是個十七歲的小孩子，却生性沉默，饒有女性，臉上塗的雪花粉比之采更多，一捱就要臉紅，說起話來十分柔和。之采叫他——小縹臉。

芷芳社交的範圍比較上是擴大了，同時却感覺自己的心兒有一種無告的悲楚。

昨天之采告訴芳有一個人很想與她作一個親密的朋友，說了以後，自己笑了一陣，有心的把那人的姓名扣着不說，隨後也不知爲了一件甚麼瑣事差過，終於沒有告訴她，芳很想尋個相當的機會大胆的再問之采。

今天是星期日，芷芳早晨起來了後，一個人困坐在樓上很覺無聊。記起了昨日之采的話，就想去問

她。下了樓望見之采在房內坐在床邊上替愛先着衣服，也似乎才起床不久。

“之采，才起啊？”

“是的，進來坐吧。”芳進去了，坐在搖椅上望着他們床上那種狼藉的樣子，又望着愛先穿小衣裳時那種有趣的情味，還未開口說話時胡先生已帶着眼睛由洗盥室走了進來。

“道兒林 (darling) 你今天莫忘記要洗澡啊。”之采見了丈夫進來，就似乎很嚴重的這樣向他說。胡先生聽了笑嘻嘻望着之采，始而不答繼而帶嘻皮似的說：

“是的，不得不洗了！你哩？”

“那個像你，不怕醜的，我總是洗澡的，”

“不過，今天是一定要洗了，是吧？”他說着微笑了。“一定”兩個字說時是格外着力些的。

“不要臉！那個同你說話。”說着也笑了。

“你不同我說話麼？”胡先生走上去把之采的頭搬轉了過來，笑着望她，將要與她親嘴一般。芷芳見了把頭低了下去。

“道兒林，下半年我們一塊兒出去啊！”

“那裏去，一塊兒去洗澡麼？又不是在日本。”

“那個說去洗澡，不要臉，你忘記了麼？到青年會去。”

“啊。當然的。”

“道兒林，我們去過了以後，我們再到叔叔家去看五娘去，我們帶信兒愛先一塊去，我們從城牆上繞着走去，我們早些回來喫晚飯，好吧。”之采連說了四個“我們”叫芷芳聽了想自己是難以有機會可以這樣的說法，和那種嬌柔的表情。

午後他們夫婦倆抱一個牽一個的走出了大門以後，芷芳才想到之采所要介紹給她的朋友究竟是誰，還未及問她，不過也實在沒有相當的機會可以問她。——胡家的女僕也出去了。

因為芷芳說自己不要出去，所以他們請她在家守門，她把外門關上，一個人很無聊的坐在客室裏的搖椅上。

一陣初春的暖風由窗簾縫間吹進來，在這寂寞的靜午，使她感覺心頭有一種填不實的空虛，恨不得

即刻就有雪妹在身傍可以抱着 Kiss Kiss，又恨不得喝幾盅酒高歌幾聲才痛快。

這一種填不實的內心虛空，使她聯想到自己腳窪裏生的濕氣，任憑甚麼去抓，愈抓愈癢，總不能得到相當的滿足。要抓到皮破血流，才得到一些痛的快感。只是心頭這一點不能滿足的慾望和虛空。不知要到幾時才有流血痛快的日子呢？

嗒嗒嗒！——扣門的聲音，“開門啊！”是一種尖脆女子的喉嚨在叫開門，好像是之采又回來了，世芳忙着起身去開門。

“章小姐！他們在家吧？”

“不在，到青年會去了，聽他們說去後還要到府上去哩。進來坐坐吧”芳望着五娘走起路來的姿式，腹部向前微微的凸着，臂部向後擴擺的聳着。體態却是窈窕，總不免有淫蕩的表現，眼睛雖是有光彩，總逃不了整天在床上過生活的臉像。若不是因為之采的關係，誰願意招呼這樣的女子。

“啊！不客氣，他們既到我家去了，我早就要回去的。章小姐你為甚麼不到我家去玩，我也想到章小姐

結 局

學校裏去參看參看(觀)。總想向章小姐多叨教些學問，我從前也讀過書的，現在還認識幾個字。”她不斷的說着，芷芳含糊的應着，她臨去時一定要邀芷芳同到她家去，芷芳硬辭脫了。

“啊！我家太狹小了，章小姐是看不起我們吧。”

五娘去了以後，芷芳依舊的很沉悶的躺在客堂室裏的靠椅上。手裏拿着一本小說，想認真的去看書上的字，却又打了呵欠，眼皮沉重似的要垂下來。

“開門啊。”是之采扣門，芷去開了門，之采告訴她忘記拿了一件東西，說着就很匆促的向房裏跑。芷芳急忙的趕上去，乘着胡先生不在的機會，就問之采：

“你說有個人想與我作親密的朋友，到底是那個呀？”

“啊！就是黃先生。”

“嚙！……”

“怎麼？黃先生實在是個很好的人，他還沒有結婚——未婚妻就死了，現在很可憐的。”

“那個女孩子哩？”

“那個女孩子是他的小妹妹，他家沒有父母，只有他們兄妹兩人。”

“之采！你豈有此理！你欺騙我！你污辱我的人格！我明明聽見那女孩子喊他爸爸，你還說謊嗎？豈有此理。你輕視我！我抱獨身的主義，你配知道嗎？”
芷芳氣怒極了，悲傷得要哭而哭不出聲，一口氣沖上胸頭，把頭向上一抬。

躺在靠椅上迷夢着的芷芳，醒了過來，果真的聽見有個男子在外面叫開門，她去開了。

“章小姐，我的表姊出去了嗎？”

“是的，你怎麼回來的啊？”

“明天慘案紀念日放假一天，你不知道嗎？”

芷芳與聖弟在客室裏對坐了一會兒，雖然心裏很覺着自己與聖弟已如姊弟一般，總覺着不知道怎樣去表現她作姊姊的愛意才好。聖弟似乎不自在，一個人上樓進房去了。芷芳留在下面，很想也上樓去，總以為是不便的，因為除了他們兩人以外，家裏一個別人也沒有，若是倆個人一齊在樓上，有人來打門時，見了算甚麼話呢？

芳一個人仍在樓下，望望之采客室裏許多擺設，覺着之采是多麼的幸福！有這樣好的一個家，兩個可愛的小寶寶，表弟呀，男朋友呀都圍着她，而況因為她是出嫁的師母，也可以格外的老得出，自由的與男性來往。又想起今天清早他們夫婦倆人在房裏鬥趣的情味，使她心中生一種羨慕的溫熱，在這個時候，欺騙芷芳的獨身主義，揭去了牠的假面具，像憨兒一般的，笑嘻嘻的飛離了她的腦府。

“緩和的太陽，太陽，太陽，

太陽他記得，

照過金姐的臉，

照過銀姐的衣裳，

也照過幼年時候的秋香，

金姐她出嫁了！

銀姐她出嫁了！

秋香！有誰愛你呢？

有誰娶你呢？

她呀！每天只在草場上，牧羊，牧羊，

結 局

可憐的秋香！

可憐的秋香，……………”

是聖弟一個人在樓上獨唱着，柔和的聲韻在靜午的空氣中簸蕩着。

這是現代流行的歌曲，使芷芳想到在這過渡的時代中，有許多老小姐嫁不掉。以前還可以照周公之禮，媒妁之言。像瞎子摸卜物一般的，碰到那個是那個。只要門戶相當，嫁雞嫁狗的，總還有個雞狗可靠。不問是好是壞，是窮是富，總算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現在受新教育的女兒們不要家庭作主，家庭又不敢為女兒作主。若是說任她們自己去尋求吧，社交的機會也沒有，更無從尋求。

“金姐有她兒子好，

銀姐有她女兒好，

秋香！你的兒子呢？

你的女兒呢？

他呀！每天……………”

可憐的秋香……………”

芷芳聽到這段的時候，覺着一個女子還是出嫁

有小孩子是最快樂的事，也是作女人的天職，不知怎麼這時使她心中生一種人生漂泊的感嘆，悲哀充滿在心頭。

自聽了聖弟的歌聲後，芷芳總感覺心中沉悶，傍晚的時候，胡先生和之采抱小牽大的都回來了。芷芳見了心中生出無限妒忌，如受了委曲一般。

晚飯後，之采特為告訴芷芳說，是五娘很想與她作個親蜜的朋友，並且說五娘為人是怎麼和善，怎麼要好。十八歲受經濟壓迫而墮落的，他叔叔因為憐惜她的才貌而討了作姨太太，今年二十三歲了，自己還想讀書。芷芳聽了格外覺着無味。

聖弟還在房裏和之采燈下談天的時候，她就一個人憂憂鬱鬱的上樓去睡覺了。

睡在床上想了許多雪妹的可愛——帶着悲哀的睡熟了過去。

似乎是已經半夜了，芷芳睡在床上，由門頭上的橫的氣窗口望見對面聖弟的房裏還留着閃閃的燭光。聽見聖弟一個人在房裏低聲的哼着那悲楚的歌調。隨後也聽不見了，她心中正在疑心聖弟要跑到她

結 局

的房裏來了？果真門鈕一響，聖弟萎萎縮縮的走了進來，他把門關好，羞答答的傍靠在門旁，他穿着一件白素的睡衣，這件睡衣有點像雪妹的那一件。他站了一會兒，低着頭兒，滯步的走到床前，坐在芷芳床邊上：

“芷芳姐姐。”他說着倒在芷芳的被上，兩隻手抱着她的頸項。

“芷芳姐姐，我愛你，我叫你一聲姆媽好吧？——姆媽！姆媽！好姆媽？——你怎麼不理我呢！”芷芳望着聖弟身上穿着簿簿的睡衣，冷得全身在發抖。

“冷了你啊，睡到我被窩裏來吧。”他在芷芳應許之下，就含羞似的睡進了芳的被窩裏。

“小孩子！你爲甚麼要跑來睡在我的身傍？”

“芷芳姐姐！我說是有緣的，你相信吧？”

聖弟的身體，彷彿與雪妹的一樣，只是他到底是個男性比雪妹還要討厭，不斷的纏擾着。芷芳帶笑聲喊住了他，他急了，急得像小孩要喫奶一般的向她說：

“章小姐，我在身上咬一塊肉下來給你看好吧？”

“呆子！那算甚麼？”

“算我愛你！”

“瞎說，不許咬。”

“我一定要咬，不然你不知道我是真愛你。”他說着坐起床來在自己的大腿上咬脫了一大塊肉，一口吐在芷芳的大腿襠裏，使她感覺很冰冷黏膩的，鮮紅的血流得全床，芷芳覺着自己身下的褥子上都通通被血淌濕了！

芷芳醒過來的時候，覺着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興奮和愉快，隨着又是虛空的悲哀，又恥又喜的反側了一個身，把肩頭和腰部的被角拉拉緊，緊包着自己的身體。但是無論怎樣包得緊，總覺着身體與被單之間，隔着一層虛冷。這個時候的確似乎須要一個人，母親吧，雪妹吧，緊緊的圍抱着她的身體才好，也許是要比圍抱更有力量的一種撲抱或壓力——壓在自己的身上才痛快。又似乎自己的兩手兩腳太散落了，要有所擁抱才得安心。於是腫腫地頭底下的枕頭，拖進了被窩筒裏，緊夾自己的袴襠間。冷的枕頭有冷的刺激，使清醒了一些後，覺着了羞恥，

結 局

所以又拿了出來，放在頭下，迷迷的睡去！

七

“青年會的存在與否，與社會毫無關係，裏面所作的事業，盡是些虛無的廣告的事業。幹事們像叫化子一樣的，天天眉花眼笑的向一般土豪劣紳獻殷勤，化米糧。名說聯絡感情，實在是討飯……”黃先生站在芷芳面前，發出這一篇議論。芷芳靠着牆壁斜立着，手裏捧着一杯在喝着的茶，笑吟吟的望着黃先生，似乎聽得很有興味。

“那末，你爲甚麼還在青年會作幹事哩？”

“我雖然在青年會服務，但是我黃以仁的人格，並不像他們實行三獸主義：吹牛，拍馬，鑽狗洞。”

結 局

芷芳聽得笑了，笑得身體顫動，手裏握着的一杯茶都幾乎潑了！

近來芷芳與黃以仁弄得很熟。以仁也常帶着他的女兒麗娜到胡家來玩。

芳漸漸知道以仁對她並沒有甚麼意思，他是個忠誠的人。他的樂觀主義是曾經悲觀，無所快樂而勉強求出來的一種快樂的態度。也總算他做作成了習慣，整天嘻嘻哈哈的在別人面前發牢騷說笑話，像個浪漫派的人物。

不過以仁與芳個人談心的時候，常常有兩樣的態度，現出一種哀痛的表現，要向芳要求一件甚麼東西似的。曾經在芳面前，敘述他是怎樣的追念他的亡妻，和她臨死前一種離訣的慘狀以及他父女倆的傷痛。

以仁最喜歡發牢騷，在他的語調中，知道他這樣也不滿足，那樣也不滿意，所以只得朦朧糊塗的過“影子生活”，隨時的尋開心，有一次以仁笑着臉告訴芷芳，說他每天早上替麗娜穿衣服是怎樣的有趣。那時芷芳望着他覺他臉部的笑貌是種深痛的苦笑。

之采無意間把以仁的事告訴了芳，說他的妻子是由家庭作主而娶的，一個纏小脚梳油光頭的鄉女，一臉的蠢相，字也不識。她十八歲時與以仁結婚，夫婦間的愛情却很好，娶來後的第三年阿娜那時才兩歲，她就別了他們父女倆病死在床上，死後已是一空了。以仁在胡家談起他的亡妻，還流眼淚哩……
——芷芳聽了這一番話，似乎很欽佩以仁的多情和忠誠。

有一天下午，以仁和芷芳倆人正站在胡家的院子裏閒談的時候，沒有留意阿娜和阿信在傍邊玩耍。不知怎麼麗娜站在石階上面，一掌把阿信推了下來。嚇得以仁一跳，望見在地上滾着號哭的阿信的上嘴唇邊流着鮮血。

以仁見了後悶着臉跑過去，拾起地上的一根竹條，一把拖着小阿娜，不問輕重的在她頭腰之間拚命亂打。

“哎喲，爸爸！爸爸！我不噠！”

“？！！？！！？”以仁依舊不說話的亂打，額上熱蒸蒸的急出了幾點汗珠，兩隻眼睛異常的

發光，芷芳奪脫了以仁手裏的竹條，擋護着可憐的麗娜，心裏想到底是男子的心兇一點的。

怒後的父親帶着瘋後一般的眼睛，還要咬着牙齒站在阿娜面前罵她。阿娜站在一邊，低着小頭嗚咽着不敢高聲的哭。在她小手掌護遮着的臉頰隱約的可以看見一條被竹條打的紅痕。

阿信不過是牙肉出了一些血，俯在之采的袴襠間放聲大哭。阿信的哭調中唱着；姆媽呀，姆媽。阿娜被打得哭的時候，不知在喊甚麼，似乎是胡媽媽，胡大伯，章阿姨，的亂喊。

以仁改變着苦笑的脸兒在安慰阿信，向胡師母道歉的時候。芷芳胸頭的心兒擁上了喉頭，為他們父女發生了一種哀慟的同情。又望見在抽泣的阿娜，衣釦散着，褲腳筒一隻高一隻低。襪子也似乎不是一樣的顏色，一臉無娘兒的苦像。

“何必呢？又不是天大的事，這樣打法，這個爸爸真不好。”芷芳說着蹲了下來，看看阿娜臉上的傷痕，隨着又掏出了一條自己的手帕為她揩拭眼淚，又把她的衣扣釦好，褲帶解開重新繫好，心裏彷彿有點在

恨阿信會放刁。

近來芳從心底的實在愛麗娜。曾經背着之采買了一些自己愛着的布料，在房裏照着自己的心意阿娜的尺寸剪了一套新式的小旗袍，交裁縫作好，送給阿娜，並且囑咐以仁不必告訴胡家夫婦是她送的。

芷芳痛愛了麗娜，以仁就覺着阿娜可厭。但是以仁愈厭恨阿娜，芷芳就愈心愛阿娜。

芷芳愈愛阿娜，就愈覺着以仁可憐——一個要辦公的男子，自己照顧自己的衣住也不及，還要照顧一個不懂事的小女兒睡覺着衣。雖然有女僕，也實在忙不來，難怪他要狠命打她。

以仁看見芷芳在這一點上表示可憐他的意思，自己就愈表示阿娜累贅了他的樣子。常常似乎是有心的在芷芳前虐待阿娜，並且告訴芳說，他若沒有阿娜就可以一個人東西奔跑，不致這樣困頓在青年會，也有一次彷彿說過若沒有阿娜，自己就可以再找到一個安慰者了！

又有一兩次以仁也許是有心的表示自己厭惡阿娜。將她丟在胡家與信先玩耍，自己整天不去領她，

阿娜與阿信在一塊玩耍，總是阿娜喫虧，阿信放出貴族似的小脾氣，欺侮了阿娜還在母親面前放刁。這些事只有芷芳在注意。

有一次芷芳從學校中回去，看見阿娜一個人站在大門外泣哭，見了芳來就很苦的告訴她，說阿信打她不許她在他家玩了。所以她一個人要回來找爸爸了。芳抱起了她，看見阿信站在門內院子裏歪戴着小瓜拿帽了，一根鷄毛拭帚，鼓着小嘴說“不准她來，來打死她！”

“阿信！我告訴你母親了！這樣是不許的，”芳抱着阿娜進去，阿娜俯在她的肩頭表示很愛阿姨。

有一天以仁又領着阿娜到胡家來，背着之采請求芷芳陪他出外買一件夾袍子的衣料去。芳還沒有回答甚麼。他又接着說了許多自己不懂料質和尺寸的原因，現出一種可憐的樣子。

芷芳與以仁攜着阿娜並肩的走着，路上的人看起總以為是一對有兒女的夫婦。在芷芳心中哩，攜着阿娜，正所以是表示以仁是有孩子的男子，自己不過是愛他的孩子而已。

以仁在芷芳面前很誠實，甚麼心裏的話，都肯向她說的，他一路走着一路的在發牢騷，說青年會事業的不澈底和自己經濟窘迫情形，以及自己想入商界的計劃。——一輛汽車很威武由他們身旁駛過，以仁帶諷刺的向芷芳說：裏面坐着的是“變相的強盜。”

芷芳聽了除却感覺以仁是個誠實可憐的鰥夫以外，也並無更深的同情，在他的口中，又知道他的父母都喪失了，只有一個窮兄弟在外面作生意，他自己與小女兒雇了一個女僕住在青年會附近。

在布店裏，以仁選擇衣料顏色的時候，極力的徵求芷芳的意思。芷芳看看一切顏色都好看，也實在不會爲他人作主，又怕以仁因着怕面情而買了自己所中意的顏色，以仁的意思却是芷芳所中意的自己無不中意，後來終於把那種以仁問過芷芳兩三次好吧的衣料，買了下來。

當牠們要離開那店的時候，似乎聽見櫃檯裏面的人在背後議論着說：

“……………那女孩子的臉，活像她母親，”以仁聽見了在微笑，笑了以後又假裝着不是因着了這句

話而笑的，向芷芳有心的說句不相干的笑話表示方才的笑意。

芷芳聽到那句話，心中也在暗笑，以爲是店夥的知識淺鄙，同時也想到牠自己與以仁的關係要論到結婚兩字，在自己的心志上和以仁的經濟上，萬萬不會成事實。

“我們進去喫一點吧？”走過一家酒樓的時候，以仁裝着是偶然想起的樣子向芳說。同時就攜着阿娜先向裏去了。芷芳抬頭一望，偉大的高樓，不但掛着酒樓的招牌，而且有××旅館等字樣，心裏頓時躍得很快，即刻就想到小說裏面所描寫的男子誘惑情女到旅館的一段景情，同時又確信以仁不是那樣的男子。

走進大門時，茶房笑嘻嘻的望着他們，笑得芷芳有些害羞了，轉過頭來望着身旁的以仁挺胸高瞻的走着，有一種男子偉大的氣概。於是似乎又在咒咀自己的神經過敏，思想不澈底。

走進房間的時候，芷芳望見裏面，除了多放了幾張方桌子以外，其餘的擺設都和旅館房間一樣，心兒

突突的又跳得快了！即時又想到——有阿娜在旁邊不會的……是日裏又不是夜間……不致於的！！也不要緊，怕甚麼？

菜蔬還沒有上來的時候，以仁抱着阿娜和芷芳並着肩站在一方小涼台上，依着欄杆向下面閒望，阿娜在她爸爸的指揮之下，用她的小手拉着芷芳的耳朵與芳鬥趣。芷芳轉過頭來看着阿娜實在有趣可愛，就握着她的小手問她：

“阿娜，你喜歡我麼？”阿娜笑着不答她。

“說‘喜歡的’，快些說哩！”他慫恿着女兒說。

“我……喜歡的。”

“快些與章阿姨Kiss一個。”阿娜聽了爸爸的話，很知禮貌似的就把小臉巴捱到芷芳的嘴邊，又轉過頭來用小嘴在芳的臉巴碰了一碰。芷芳被阿娜Kiss了後兩隻白洋洋的眼睛向以仁一望，以仁也向芷芳望着，其間有片刻神祕的沉默。

與以仁坐在桌子旁喫菜的時候，芷芳望着房內那張床，心兒在胸膛又跳得快了。她很留心以仁的言語舉止，一切在防備中。那時以仁並不說甚麼好像有

結 局

所沉思，只顧一個人喝酒。芷芳非意識在幻想着小說中所描寫的進了旅館以後的一切情味，那時心中彷彿是種極大的恐怖，但也是極大的希望中事。

以仁又喝了一大口酒，說話的精神奮興許多。向芷芳痛訴中國的危險，和國內軍閥的專橫以及帝國主義者的野心。並且提到唯一救國的方法，就是擁護國民黨。

說了許多不說了，靜默了一會兒，芷芳在回想着剛才自己不該很唐突的問阿娜——你喜歡我嗎？——好像是暗示問以仁的了，叫他很神祕的向我一望，輕視我了。

以仁忽而起身，鬼鬼祟祟的伸頭向門外望望，把門簾放下，房門掩上半邊，把椅子拉得靠近芷芳的身傍，低聲的湊近芷芳臉向她說着：“芷芳！——我是……”說了後又把眼睛向外面望望。

“我是本地國民黨的常務委員，我們很希望有位女同志為我們在女界活動。女界中我只認識你，我希望你加入本黨。我們要知道中國現在唯一的……”他接着又發揮了許多。

芷芳聽了他一番的話，始而有些嚇怕，繼而把她當初想作女革命到廣州去的念頭，以及自己在生活上，思想上感情上被壓迫和找不出出路的狀況都告訴了以仁。

就是這天下午在酒館裏，芷芳祕密的由以仁介紹加入了國民黨，這件事十分嚴重並沒有給之采和一切的人知道，回到胡家的時候，連他們在外面喝酒的事都沒有提起。

這天以仁在胡家喫晚飯的，飯後在客室裏與胡家夫婦及芷芳等又閒談了許多的話，不知怎麼談上了山野的狼了。各人都說了些關於狼的僻性以及捕狼的方法和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零碎的見聞，使阿娜和信先都抬着小頭聽得出神的開胃了！

“再會，再會！”以仁臨走的時候芷芳很想把阿娜留在胡家與她同睡，終於說不出口。彼此帶深意的相望了一眼，連說了幾個再會，彷彿彼此比從前的感情，更要親密些。

這一天以後，芷芳在學校裏的房門處收到一封男子的信，四張信紙，信紙是鋼筆字密密的寫着，其

中有一段：

“……我不知道那天夜半的簫聲，曾經使你聽到吧。那是個靜默的沉夜，你房中的燈光已滅了三小時，我希望你是沒有聽到，免得使你想到我是個可憐的小孩子，姊姊，我的心靈完全爲你所支配了，我只希望星期六來到，來到了可以見你——我親愛的芷芳姊姊，那天，”

信裏的文字雖然稍欠圓暢別字很多，却是全信蘊蓄着強烈的熱情兼有創作的詩意，使芷芳想到新文學解放青年人的心意表現的功勳。其中還有幾句狂放的話使芳讀到了感覺着心兒悸動的。

可憐又可愛的聖弟，見了人哩，就像女孩子一樣，紅着臉一句話也說不出，到了學校後哩，這樣長篇的信却有心寫得出的，芳又想到聖弟那種幽靜的美態和可憐的表情，恨不得介紹一個小女朋友給他，同時又似乎聖弟是她自己所愛的小朋友，不能介紹給別人的。

芷芳接到聖弟這樣的信一共有四五次了，每次接到，讀到了那許多熱情的話，真叫她爲難，任情寫

回信吧，也不知怎麼寫法而且怕留筆跡給他同學看到，不回信吧，總覺辜負了他這樣優美的兒情，星期六見到了他，又要難爲情。

近來芷芳眼前醒後，思想中所有的只是聖弟和以仁對於她的表情和憂心，她偶而的聯想到C氏所描寫中的三角戀愛了。却是又想到戀愛要歸宿在結婚；但是她對於聖弟和以仁兩人都沒有這種希望，不過很希望聖弟永久作她的友弟，以仁永久的作她友兄。

不過在聖弟熱情的信中，是要求芷芳作他的情人，說甚麼真正的戀愛，可以打破一切的條件——年齡當然也在內，在芷芳當然知道是他一時的兒情，靠不住的狂熱，而且自己確實也不配。只是以仁對於她的態度，並沒有表示過，芳似乎也很希望能得到他一個確實的態度，可以使她安心一些。

芷芳自從上次隨便的跟着之采到五娘家去玩了一趟，五娘就以爲芳與她要好了，於是常常的來望芷芳。有時還放包車到胡家去接芳到她家去玩。今天是芷芳的誕生日，不知怎樣又被五娘知道了，上午送來

一包禮物，芳實在怕有這些纏繞，見了委實煩惱，不知怎樣對付才好。

芳又想起上次隨之采到她公館去的時候，看見他們幾個房間裏都設着鴉片煙榻。家裏的女子都打扮得妖妖怪怪，男子都噙着香烟像流氓一般的擺來擺去，五娘穿着粉紅色的對胸小衫。兩奶峯聳露得很明顯。褲子包得很緊，小腹一部份圓圓的凸出，拖着皮鞋。見了芷芳萬分的客氣。請她喫這樣喫那樣，又燃着了一支香烟，遞給她吸，並且要她躺在牀上與她談話。

“我也學過一點英文的，A，B，C，D，”那種醜態，令芷芳見了實在難受。覺着她不配與自己為伍。但是拒絕她哩，情面上也說不過去。

之采的叔叔是本地最富的一家。八字牆門的公館有十一進的房間，兩邊還有幾幢廂房和側院。五娘住的房間，裏面裝飾得十分精緻，美女的月份牌掛了許多。據說因為之采叔叔年紀老了，一個月也很難得在她房裏來憩一兩次。

誰願意與別人的小老婆作朋友，失了自己的身

結 局

份，若不是因着之采的關係，又有誰去與她來往。如今接着她的禮物，芳真不知怎樣對付她。

八

報載廣州革命軍已占領長沙，向漢口進攻。

這幾天內本地的國民黨員天天忙着聚會，聚會的地點十分祕密，大概在某男學校的寄宿舍裏，芷芳因為自己是女子，不便進去引起別人注意，在以仁應許之後就沒有去聚會，不過每次的議案和印刷品都由以仁很祕密的親自送來，並且囑咐她萬不要讓之采知道這一切，因為胡家與本地的貪官污吏都有關係。

芷芳想到她加入國民黨的事，和以仁告訴她的黨內的祕密計劃，總似乎自己與以仁有一層更親密的關係。

“以仁，今天你把阿娜丟給我在一塊兒歇吧，明天你可以忙得安心些。”以仁毫不在意的把女兒丟

下，自己一個走了。

疲倦後的小阿娜，身體像酥軟了一般，躺在芷芳的手腕中，使人更覺着她可愛。芳笑嘻嘻的抱着她上樓去了。

一個人在燈光下坐在床邊上替她脫衣裳時，芳望着阿娜紅紅的兩個小頰，小手臂，小身體，裏面穿着一件粉紅色的小綿襖，也不知是她爸爸替她在甚麼洋貨店買來似的。脫去了外衣的阿娜格外有趣些，

“阿娜，你愛章阿姨麼？”

“愛的。”

“喜歡麼？”

“喜歡的。”

“Kiss一個，”

“×！”

“這一邊再Kiss一個。”

“×！”

“喊我一聲。”

“阿姨！”

“再叫好聽些的。”

“親阿姨。”

“再好聽些！！”

“親親，親阿姨。”

“喊我一聲姆媽！”

“姆媽，”芷芳笑了。

“你今天是跟那個睡呀？”

“跟阿姨睡。”

“不是的。”

“跟姆媽睡。”

“對了，”芷芳覺着自己有些放蕩了。同時想到橫豎沒有別人在傍邊，而且阿娜這樣的喊法，的確使自己感覺到一些的快感。

芷芳睡在被窩裏，把阿娜的頭枕在自己的手腕上。與她“談小心”聰明的阿娜也知道與大人一般的對答着。芷芳忽而彷彿內心有一種強烈而不可遏止的要求，於是就緊緊的擁抱着阿娜在胸前，表示愛她。

“哎喲，你壓死我了，”

“我喜歡你！同阿姨Kiss一個。”

結 局

“×！”

“.....”

“.....”

“阿姨！我爸爸的，沒有這樣大，也不高。”芷芳把阿娜的小手放在胸膛上。任她摸撫着的時候，不知阿娜怎麼說出這一句有趣的話來。

“不許摸了！”芷芳帶笑的說着，把她的小手推開。同時又感覺他不在摸時，如失了一種奮興的快感一般。於是把身體反側過來，將胸膛緊貼着阿娜，抱着了她。

芷芳實在在一種性的煩悶壓迫之下，始終不得已的指揮阿娜作了她自己所需要的，無恥的，醜惡的許多動作。天真的阿娜也不懂甚麼。

無論如何，芷芳總有點不承認與男子同棲是她所需要的，據她由已婚的女朋友方面聽來的報告，總以為男性的身體是沒有甚麼意味的。也許是可怕的粗莽的。她所需要的安慰，也許是像雪妹一樣的女朋友，或者是個聰明可愛的小孩子。

第二天清晨她坐在床上與阿娜穿衣裳的時候，

望着阿娜那種有趣的樣子，她想到作女子的，有一個家庭，撫育兒女，到底是至高的本份，快樂的事業。想作女革命與抱獨身主義的夢，究竟是變態的思想。

“阿娜，不許你告訴你爸爸啊！——我喜歡你。你告訴了爸爸，阿姨就不喜歡你了，也不買東西給你，懂不懂？”芳有些帶懺悔的自羞着，也實在恐怕阿娜胡亂的瞎說。同時彷彿想到果真阿娜告訴了爸爸，也不妨。怕甚麼哩？

阿娜被以仁領去的第二天下午，他就差了一個僕人到胡家去邀芷芳即刻到青年會去，說有一件事情要與她談。

芳到了青年會，以仁笑嘻嘻的領着她到樓上一間暗藏的房門口，把房門開開，請她先進去。自己進去了後，就把房門很慎重的關好。鬼祟祟的請她坐下，自己跪在桌子下面把藏在壁角邊的一大包印刷品和書籍拖了出來，很莊嚴的向她說，要她祕密的分給學生們，還有一卷告民衆書，叫她在無人見時，貼在學校中告白欄上。

就是這一天以仁又告訴了芷芳許多黨內的消息

和計劃，同時也爲自己發了許多窮困忙苦的牢騷。芷芳一方面覺着他是個有希望的青年，一方面又感覺他是個受壓迫的窮光蛋。

星期六下午，學校裏聚了職員以後，芷芳與白老師李老師談了許多閒話之後，白老師要去找他的情人，芷芳與他同路，在路上彼此又談了許多。今天早上在聖弟房內，與他坐在床邊上，唱了許多新歌曲。午後以仁又來談了些時事。傍晚的時候胡先生有幾個男朋友來玩，之采與芷芳陪着又應酬了一番。

晚上芷芳一個人睡在床上想想，覺着近來自己的生活比較上豐富了許多，也許就是以前所理想的新生活？

對於前程似乎還是抱獨身主義好。若是切實的去追問前程，或者帶着深情去結交一個朋友反而要痛苦些。“抱獨身自由的主義！”“作女革命！”彷彿是自己已決定的前程！對於男女社交的問題，當然是採取公開的態度，尤其以滿足自己精神上的快感爲目的。

九

星期日下午以仁請芷芳到本地一個僻靜的公園裏去玩。兩人坐在一顆樹下凳上的時候。以仁很簡單的直率的向芷芳求婚。

“以仁，我說這一切都是以後的問題，我們不談這些好吧？”以仁聽了後沉默了許久，叫芷芳心中很驚惶的難受，唯恐以仁過分的失望，失去了原來對於她的感情。——其實要芷芳給他一個確實的答覆，也却是很難，因為連她自己也不知自己怎樣才好。

她只知道以仁的經濟狀況和他亡妻的遺產——阿娜，叫她無勇氣與以仁結婚。她以為若是正式的結了婚，於以仁於自己於阿娜皆不利，她希望以仁永久

的這樣的愛她就夠了。

臨別的時候，以仁並不因她的拒絕而喪沮。只是芷芳心中生了些不安。

不久的時候，在本地發生了一件極恐怖的事，就是官兵圍困××男學校，搜查國民黨員的機關，當場就捉去了三四個男學生和黨員的名冊，一般的謠言說捉去的人要槍斃。

以仁久不來胡家了，芷芳很記望他，又想親自去望他，因着上次他求婚的事，自己也不好意思，心中十分煩悶。

隔了一天芳在學校裏得到一個消息說有許多官兵在青年會裏捉到兩個國民黨員，綑綁着手臂向官府裏去了。——一定是以仁！她胸膛的心兒頓時擁塞到喉嚨口，臉部的血充腦，兩隻眼睛白洋洋的。再想到自己也是黨員，心中更是不知怎麼才好。同時又想到怕死的非英雄，女的作革命，為國家為主義而死，才格外有榮光哩！橫豎自己無家無累一個被壓迫的窮女人。死又何足可惜。——她幻想到以仁捉去要槍斃時的等等情景，似乎自己要哭了一般，假使以仁果

真的槍斃了，她也不妨勇敢些任官兵來捉她去好了。

芳回到家中時，之采張惶的告訴她說青年會捉去了兩個某某人，並且說以仁也有嫌疑是個黨員，官廳已指明着要捉他，他聞風早逃走了！——那時芷芳才安心些。當日在樓上把緊要的東西都齊在一塊，背着之采放在爐裏燒了。

第二天芷芳接到一封生人的來信，信封外面已照例的貼上了一條“官廳派員查驗重封”印票。裏面很簡單的寫着：

親愛的芷芳：你的芳名幸而沒有被可惡的人知道，他無從找你。請你不必自擾，否則反而不好。阿娜和我都很平安，望你不必罣慮，芷芳！我的心無論到甚麼地方去，總永久與你同在，一切容後再報。

芷芳幻想到以仁逃走的時候，張惶恐怖的樣子，還要帶着年幼的阿娜，實在真爲他可憐，更謝謝他在倥傯中還要照顧我，不忘我的寫信來安慰，真是難受。

捉革命黨員的風聲平和了下去，一星期來得不着以仁的消息。

芷芳不住的打聽他的下落，據胡先生說，以仁已逃在上海，又說往廣州去了，被任爲國民黨機關上一個重要的位職。

芷芳喪失了以仁和阿娜，心中十分沉悶，常常在街上望錯了別人的女孩以爲是阿娜。在樓上聽錯了別人和信先說話的喉嚨，以爲是以仁來了。

今天下午傳說槍斃了兩個革命黨員，皆是漂亮的青年，提起姓名來，芷芳似乎是見過他們面的。——學校裏的經費窘迫，兩月來領不到官費可以發薪，因而校長不能負責，有停辦的風聲，一切都使芳心中悶躁。

星期六的下午胡家夫婦又照例的領着兒女出去尋開心了。芷芳一個人困頓在樓上的房間，無處可走的十分沉悶，就解脫了衣衫，上床睡覺了。迷夢中見得以仁作了一員高貴的軍官，穿着武裝的軍衣騎在馬上，許多荷着槍的廣東兵擁護着他，自己也彷彿是穿着制服騎在一匹白馬上隨着以仁，街上的許多人都很驚奇的望着她——一個女革命者！

！——騎着馬彷彿是到法場上去監斬一個囚奴。

作女革命者看斬頭又怕甚麼？她想着也就把胸部挺出。

！——馬下的一個囚虜，麻索捆綁着手臂，低着頭兒被兵士拖了前來，那囚奴長得很英俊，實在是個漂亮的青年，那個有鬚鬚的軍閥開卷宣布斬犯的罪狀，提出他姓名的時候，芷芳聽了似乎是自己相識的人，他正在疑心莫非是以仁被捉來槍斃？囚奴把頭一抬，她仔細一望果真是以仁，“以仁！以仁！”她帶哭帶喊的扑到在他的身上去。

醒過來的時候，她心頭充滿着莫名的恐怖，望着樓窗口西斜的太陽光，才知道不是清晨却是下午。醒臥在床上她再聯想到昨天在城外被槍斃的兩個青年同志，使她恨毒軍閥的專橫，恨不得即刻自己就有機會可以與那一切的惡勢力去打仗。又似乎全身的能力受着壓迫，在準備一個爆發，而不能爆發，即是對於性慾的問題，也似乎有了一種進一步的觀會，就是可以澈底的解放。——這時候他聽到了梵亞林聲。

幽雅的梵亞林聲靜，在寞的空氣中飄蕩中。如訴如怨的使人聽了真難受，心頭橫溢着說不出的情愛，

她想到聖弟真聰明，十幾歲的少年，文學和音樂的天才真是高妙。

“聖弟！聖弟！”她仍睡在床上，很自然的喊出了口。

聖弟在房外答應了之後，就提着梵啞林很隨便的推進了芷芳的房門，走了進來，芷芳也懶得起床，就坐起半身。

“你表姊他們回家了沒有？”

“沒有。”

“你甚麼時候回來的？怎麼一個人在家拉琴？”

聖弟因為天氣熱了一些，穿着一件紅衣綠領的頭繩織的運動衣，窗口裏西墮的陽光帶點粉紅色，照着他白晳的臉上，實在比一個女子還好看。

“你再拉一曲哩。”

聖弟不答她，也不拉琴，癡了一般的望着芷芳，兩頰緋紅緋紅，一句話也不說，眼睛發出帶水色的光彩，慢慢的坐下在芷芳床上，無意識的在撥動琴弦，芷芳頓時大感觸起來，心兒跳得快了，再留心低頭望望自己時，望見自己胸膛前的衣釦，散了幾個，兩奶峯

中央的凹處正裸在外面。

聖弟終於倒在她的被外，帶哭帶笑的聲音在說些甚麼也聽不清楚，大概是心中有說不出口的要求，慾望和痛苦的樣子。

芷芳兩隻手推着聖弟的身體，深深的思索着，似乎想到自己太苦悶了，以仁走開了是叫自己決定抱獨身的志願，抱獨身的女子與男性的經驗正可以嘗一次。又想到了聖弟以前給她的許多情書，自己實在有所辜負於他的熱情。又似乎聖弟不比別的男子，實在是個天真可愛的少年，與雪妹一般的可愛，——近來的苦悶和煩惱彷彿正是要尋求一個相當的機會發洩一次，狂蕩一次，澈底的解放一次。

聖弟把頭俯在被外本是如死了一般的不動，如今像小孩子發脾氣般的亂動了。

芷芳的慾火升到頂點的時候，七分自動的應許了他的要求，作了她一身的大紀念。

十

青年會傳來的一個消息，說以仁要逃到漢口去，經過南京時被北方偵探捉着了。芳聽了十分難受，不過據胡先生說完全是以仁同事們的意思，報上並未曾見到。

芷芳在街上遇見一個男子坐在人力車上，面前坐着一個女孩子，她心兒顫動着，待車子拉到面前時，使她滿腔擁塞着失望和悲哀，要哭了一般。芷芳回憶以仁的一切，總覺着以仁是個忠誠殷勤刻苦的人，在男子中很難見到的。

在芷芳的意料中，似乎已確定不久總可以有機會再見以仁，再見阿娜的。

今天芷芳在看一本雜誌的時候，看到了語句中“處女”兩個字，心裏感覺一種很強烈的刺戟的反應，似乎有些驚惶。但是想到了聖弟的可愛，彷彿就是在他身上喪失了處女的名份也不是可惜。而且是不是處女的身體，要接近她身體的男子才可以知道，更無可驚惶。

昨天接到聖弟的一封長信，一腔帶詩意的熱情描寫他的懺悔心，其實芷芳也並不以他爲有罪，他既是這樣的認罪，使芷芳感覺他格外的可愛，——她也想到既喪失了處女身體，就是與聖弟開始那性的生活也沒有甚麼關係。

聖弟自從上次和作夢一般的與芳姊作了那事以後，見了芳就很覺愧心的避開她，在芳與之采談話的時候，他很留心的偷聽着，生怕她在之采面前說他壞話。這樣使芳到不知用甚麼適當的態度對付他才好。有時沒有人在傍邊的時候，她恨不得跑上去抱着聖弟，告訴他：我是愛你的！就是這一點使芷芳感覺許多的煩惱。他這一次星期六也沒有在家歇就忽忽的回到學校去了。芳預備等到下星期六他來的時候，

大胆的向他表达自己的意思。

芷芳自從離去了以仁和喪失了處女的身體以後，使自己足以煩惱的事還很多，最大的就是母親不原諒她，常常寫信來哭窮，自己兩月以來領不到薪金，母親就不知道了。她一個人在樓上愈想愈冤枉，苦惱了。

偶而的在自己衣袋裏摸着了一支香煙，還是前天在黃公館時，五娘逼着她吸，她怕却了面情，不知怎麼會得就接受了下來放在衣袋裏。她笑嘻嘻的燃着了一支火柴，開始吸了。意想中吸香烟是可以消除她的煩悶，供給她興奮的快感。

舉起三個指頭捏着的香煙放在嘴唇裏，吸了一口，煙雲並不向喉頭湧流，彷彿淡而無味，毫無感覺，用力再吸了第二口，烟雲突然擁進了喉頭，溜入肺管和鼻管，噙了一噙，咳了一咳，覺着舌頭尖上有些辣刺刺的味兒。

連吸了幾口，不但不覺着有什麼興奮的意味，反而頭昏昏的將暈了一般。

——容我把心中的苦悶，都化在這烟霧裏，一口

一口的吐出來吧！——她的頭兒暈垂在肩頭，這樣的想着，一支香烟已吸到了盡頭。

今天下午芷芳到學校裏去領薪金，不但沒有領到而且聽到了許多不好的風聲，大概因為時局不定，校長不能負經濟責任，下學期要停辦了。

芷芳一個人很沉悶的走回時，無意間想到往五娘家去坐吧。

五娘見了她如見了親人一般的，芷芳妹呀芷芳妹呀的叫個不休，也不知道她是真心假心的。

“芷芳妹！今天難得有這陣風，把你這位喜客吹過來的。我一定要留你吃過晚飯去，不然，你是看不起我。”芷芳望着她說話的時候，把右腿向左腿上一攔，全身的肉在顫動着一般。實在令人難堪，不愛與她為伍，只是她這樣的熱情待人，也真不知叫人怎樣應付她才好。

“吸香煙吧？”

“不吸，不吸！”

“喲！我看見學堂裏的人吸香烟的也不少，你吸一根吧。”

“不吸，不吸！”芷芳始終拒絕了。她想到上次自己吸煙，不過是一時苦悶的表現，五娘吸煙是淫蕩的表現，換句話說，即使自己要吸煙，五娘也不配與我在一塊兒吸。

“你臉上爲什麼今天好像有心事？”五娘使芳躺在她床上，自己站在芳面前，用兩隻手掌夾摸着芳的雙頰，俯在芳的身上，像妓女一般的半嘻半笑半真情問着芷芳。

芷芳很喪沮疲乏的躺在她的床上，任她撫弄着，含糊的應酬着她，同時想到像五娘這樣的女人完全是社會中的消耗者，一些兒生產也沒有，又想到之采的叔叔整天的躺着抽鴉片烟，一些事也不作，蓄了五六個妻妾，以仁克勤刻苦爲社會做工作，在經濟條件之下，連老婆都討不起。如今官廳還要下令通緝他槍斃他。她愈想愈怒，似乎自己非站起來作女革命者打倒這一般財閥不可。

“你今天是從那裏來的？”

“我從學校裏來的，我去領………………”芷芳像發了怒一般的，把她領不到薪金和母親哭窮的事，

都直率的告訴了她，在芷芳的心中是想，像你這種賣身體的姨太太，那配知道社會問題，我就是把窮境告訴了你，你也不配恥笑我。

“啊！”五娘像妓女一樣的假裝着表同情的樣子，把頭一斜說了個“啊”字。

“五娘！你拿我的筆寫什麼？莫寫壞了！”

“我寫情書給你。”

五娘在芷芳衣服上見了一支自來水鋼筆，少見多怪的拿了去俯在桌子上不知在寫什麼，芷芳很疲乏的躺在床上，望她已寫了半天了還不休，便這樣惱怒問着她。

芷芳今天的觀察，似乎知道黃家男女的關係很不清楚，之采的堂弟，在芷芳未進五娘房以先，芳看見他躺在她床上，後來由後房門走出去的。方才車夫進來與五娘談話的時候，也彷彿他們之間有曖昧。這一切的事，使芷芳想到了心頭有些悸動，又似乎自己不願意再在這種齷齪的地方了。

芷芳忽忽的要離開五娘家而回去的時候，也不知五娘作甚麼鬼事，包了幾根香烟似的一卷東西，乘

芳不在意，塞在她的衣袋裏，芳要掏出來看，五娘壓着她的手，不許她掏出來。壓得芷芳的手腕都有一些痛了，使芷芳很惱很她的。

“回去看，回去看，看得起我，你就回去看。”

芷芳也聽牠去了。

芷芳坐在車子的時候，把那包東西拆開來看，却是一卷鈔票，還夾着一張自來水鋼筆寫的字紙。紙上寫着的大意是說，妹妹呀，我愛你，我愛你的學問好，今天你肯這樣的直說，那才算是好朋友，這算我借給妹妹用的，看得起我就拿着，後來要還我是可以的。——雖然別字很多，但是文氣總算通順，這叫芷芳不得不佩服她的天才。

芷芳握着鈔票，即刻就想回去還她，免得與她發生許多關係，纏繞個不清楚。但是又想到待明天去還吧也不遲。

車子快拉到胡家時，芷芳偶想到自己的經濟狀況實在窘迫，不妨就暫時借用，以後還她吧。

——啊！這錢也不是她自己的，也莫非是資本家作‘變相的強盜’搶來的，爲甚麼要還她，不客氣的用

結 局

着再說，也未嘗不可，五娘也不是因着她人格高尚而富足，我也不是因着自己的人格低落而貧窮。就是白白的用了她的，又怕甚麼？於我人格上又有甚麼關係？也許我因着有了四十元，可以有機會發展了我的人格，五娘因着多了這四十元，反而多作些墮落的事情！不問牠三七二十一，白白的用了她的吧！用了牠！芷芳的思想愈想愈激烈了！

十一

胡先生由朋友處得到了一個確實的消息，就是以仁逃在上海，住在親戚家中，仍然在活動着革命的事業。

不久的工夫，芷芳又接一封以仁匿名寫的信。裏面的話寫得很暗諱，大意是說阿娜在上海很好。因為外國人已應許軍閥勢力，進入租界捉拿黨員。自己經過兩次的危險。所以不久將離申南下。——令芷芳最注意的是末後一句話就是：“只要你我不死，終有相見之日。也許在最短期間內即可握手相晤。”

芷芳這幾日天天在家等候着以仁與她相會——或者是他秘密的到胡家來？或者匯錢來叫我乘船到

上海在碼頭上會了後，再一塊兒同到廣州去？

端午節後學校中放了暑假，飄搖不定的紫竹學校，終於決定下學期重換校長。新校長至今尚未發表，舊教員的薪金待一月後一齊可發清。

芷芳仍住在胡家，希望見到了以仁，領到了薪金再回家去一次，回家去也實在無趣。

芷芳又爲着不能定奪的前程，飯碗問題，發生了許多的煩惱，昨日與之采苦訴了許多，之采慨然的答應她盡力設法，不致使她賦閒就是了。——但是在芷芳心中却又幻想到自己隨着以仁到廣州去作女革命。

在這些困頓苦悶的時日中，芷芳幸而得到了唯一的安慰者，就是縹緲可愛的聖弟，她自己也覺着自己漸漸墮落了，一兩星期來，不出大門口的，與聖弟沉溺在肉的快樂上！

每天晚上照例的與胡家夫婦在樓下吃晚飯。吃過了晚飯後也照例的與聖弟和之采等在胡先生房內閒談一會。閒談了以後自己將要上樓睡覺去的時候，兩眼與聖弟彼此相望了一下，心兒突突的跳着，感覺

一種說不出的快感，好像有一口氣塞住在胸頭，因為吐不出這口氣而有的快感。

——可憐的聖弟呀！實在是我的不好，我實在覺着你比從前銷瘦了！喪了你許多的男子志氣，我也知道自己沉淪了，有罪了，但是我實在不知道自己要怎麼自治，怎麼作人才好——

今天傍晚的時候，聖弟乘着表姊不在眼前，低低的告訴芷芳說他有些頭痛，喉嚨發燥，芷芳自己也覺着這幾天腰間十分酸痛，心中有說不出的煩悶。

以仁至今不來，薪金也領不到，母親催着她回家，下學期的地位，還沒有規定，芷芳一時的煩惱真恨不得自盡了。

那天午夜芷芳聽見樓下之采夫婦已經都安息了，她把房門有心的用力的一聲闔上，搯滅了電燈，獨自脫去了衣服上床睡覺，她實在疲乏透了，全身一點力氣也沒有，頭漲漲的，腰間絲絲的酸痛，她想今夜無論如何要拒絕聖弟了，使自己安安的休息一夜——仔細聽聖弟在對房也實在睡覺了，——他不致於再來吧，來了也不理他。

心裏想睡，偏偏的睡不着。窗外的上弦月兒，像一隻小船似的在雲海上順風駛行。淡弱的月光照在自己的手腕上，自己也覺着素白得可愛，使她想到了雪妹，雪妹與丈夫結婚後的蜜月的生活，是多麼幸福！但是自己哩，如今却在過這樣墮落的，犯罪的，苦悶的生活，茫茫的前程一絲光線也沒有。將來究竟怎樣哩？——她又想起自己作女孩子的時候，在夏天的月夜中，與母親喫了晚飯後坐在天井裏納涼，妹妹站在母親檔間坐在大腿上，母親向我們說：兒子的命是樹根命，有生有長的，女兒的命是菜子命，像農夫在春天的時候，背着巴斗在田間撒菜子，撒到那塊地方就生長在那塊地方，有的撒在肥土上，長得很好，有的撒在路傍，即使生長了，農夫也不照管牠。終於被雀鳥銜去，或被行人踐踏了。——芷芳苦着心在想：母親呀！如今你的女兒在蘇州胡家樓頭上望着月亮，你知道吧？母親！你女兒的一顆心已經被雀鳥啄破了，但是將來還讓誰蹂躪踐踏咧？自己尙不知！

嗒！嗒！叩門的聲音又響了！可憐的小孩子，親愛的聖弟，已是夜深了，與我一樣的還未睡覺，又來尋

求他的死路了。

嗒嗒嗒！可憐的聖弟並未退走，還站在門外。這叩門的聲音在這靜寞的夜中響着，正像一把雪亮光芒的小刀，刺到她心的深處，誰個女子是好淫的，淫不過是愛情的表情，只是可恨的就是一個二十七歲的女子與十幾歲的男兒發生關係，社會間就不能承認牠是正式的爱情，果真將自己與聖弟的秘密宣佈了大眾，告訴了胡家夫婦又是要引起許多人的恥笑和羞辱啊！

門鈕在轉動着響了，可憐的小孩子是一定的要進來啊，拒絕他吧，又覺着他可憐，既可憐了他，自己的慾火也在燒着了。

月兒映着他蒼白的面孔，聖弟像粉塑的女模特兒一般，真是可憐又可愛。

“聖弟呀，你好好的去睡覺吧，我喜歡你！我今天實在太累了！”她低低的向他說。

“我是已經睡了下去的，睡不着！我不知怎樣才好！”他說着要哭了似的，倒在她的懷裏，芷芳躺在床上，聽他怎樣了。

結 局

“好了好了，夠了，睡覺去吧，聖弟，我實在已經累了。”

自殺的刀明明的架在她們倆個的頸項上，大家都彷彿一點力量也沒有，又怎樣去推開這可怕的刀呢！終於放縱了自己，求得這短時期的愉快，感覺那長時間的懺悔和懼怕——怕受孕。

“聖弟，我預備明天回家去了。”她很想逃出這陷落自己的境界，回家去換一口新鮮空氣，只是想到了在家中閒閒的生活，望着名利心重的母親的冷臉，回家正如進墳墓啊！而況如今手邊錢也沒有，回家又怎見得母親咧！

經過了奮興後很疲乏的芷芳躺在床上，兩隻手無意識的放在聖弟的胸膛，她想到了從前聖弟給她的許多信中，常向她示意求婚，但如今自己與她接觸了，反而沒有聽他提起過，她對聖弟本來只有好感，以為他是天真可愛的小孩子，如今却懷疑他以前所謂的“禪聖的”“高尙的”戀愛也不過只指着肉慾的意思而已，他得到了肉慾上的滿足，就想到年齡的關係和一切不能結婚的條件了！可惡且可愛的小孩子！太

自私了。

“聖弟，我們明天正式的結婚，成爲夫婦吧！”“自私的聖弟呀！你終於沉默着，不答應我嗎？啊！人類都是自私的畜牲！只要求自己的滿足，有什麼真愛情啊！”

“聖弟！怎樣不答應我的話！沒有聽到嗎？”

“聽見的！我的爸爸曾經說過要等我大學畢業才能結婚。”

芷芳這個時候覺着聖弟的一切思想和行爲，都爲自然所主宰，完全是個無猜的小孩子。又覺着自己太癡狂了，怎麼向一個小孩子說“成爲夫婦吧”的話哩。若是果真的成了事實，倆個人並着肩走到牧師面前，牧師見了嘴也要笑歪哩！

芷芳想到將來到了廣州以後，與以仁結婚就是別人說填房，在名義上不光榮些，到底是適合的，——啊！以仁要因着我失去了處女的身體而失望吧？不，他自己也不是完全的童身，就是知道了又怕什麼？

以仁不來使芷芳的前程起了莫大的恐怖。她對於自殺的觀念似乎又進了一層，就是要消極的自殺

結 局

不如慢性的自殺，所謂慢性的自殺就是放縱自己與聖弟緊緊的黏着，一直到自己名譽破裂，爲之采，爲萬人所輕視吧！她這樣的自暴自棄的思想是因爲想到男子的心都是不專情的，以仁還不是已到廣州去了，那裏女同志們很多，他又限定是要愛我嗎？我就與他結婚也不過作別人的填房而已！

寒絲絲的風吹着疲乏的芷芳，她今天又似乎奮發了一些，十幾天來自己如沉悶在苦夢中，疲乏中所得的苦惱比興奮中所受的愉快還多些——我這個墮落的女子，應該振作振作，起來做一個人吧。她換了一件衣服走出了胡家門，想到學校裏去看看，也許有以仁的信寄在那裏。

以仁的信倒沒有，只是那擾起芷芳許多煩惱的金錢——薪水却領到了，歸來的時候，她又順便往五娘家去坐坐了。

“五娘，你這人真要死，怎樣做得出啊！”當五娘把她推倒在床上，抱着她連連的親吻的時候，芳芷這樣笑嘻嘻的向她說着，同時自己也感覺到一種快感，又似乎聖弟太女性化了，正是缺少像五娘這樣強有

力的動作和表情。

這次芷芳到五娘家去，並沒有以前那樣輕視她的態度，五娘的服裝和舉止行爲也都不足引起他的反感了。而且覺悟五娘與之采堂弟以及車夫等的曖昧行爲都是自己的狐疑，也可以說是自己少見多怪，神經過敏。

五娘一定要留她喫過晚飯後鬥牌。

“不，不，我不會鬥的，小的時候學了忘記了。”

“不要緊，我教你，又不與你賭錢的，我們用銅角子鬥着玩。”

芷芳想避免家中聖弟的纏繞，讓自己清爽一夜，換換空氣，所以就含糊着，聽五娘在招呼僕人到胡家去通知之采說章小姐在黃公館，今夜不回去歇了。

同桌鬥牌的有之采的堂弟，他比五娘的歲數還大些。芷芳鬥牌的時候很莊嚴的沉默着，一句話也沒有說，她只聽見五娘和堂弟你一句我一句的彼此胡調着，一個叫她“小娘”一個叫他“兒子”，叫到後來，一個叫她“我的小娘”，一個叫他“好兒子”了。叫得大家都笑了。芷芳有一時覺着他們太卑鄙了！又有一時却

結 局

感到他們是澈底的解放，這種人生享樂的態度，超過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她這時相信學問是沒有用的，假使自己不進大學，年紀輕些也許還可以找一個好丈夫，組織起家庭是多麼幸福，又覺着幾年來忍苦吞聲所抱的獨身主義太逆乎天理了。

“章小姐，今天我們在一床睡啊！”牌場散了後，房內只剩了五娘和她倆個人，五娘已脫去了外衣，露出裏面粉紅色的緊身小衫，兩隻手放在芷芳的肩頭上，把頭一斜向她這樣的說着，芷芳見了想起從前在學校中的雪妹。

“也好。”

五娘笑嘻嘻的把床上兩顆枕頭，並排的放在一頭，請芷芳睡在裏邊。

在芷芳身傍的五娘娓娓的敘說她自身過去的歷史，芷芳在她有條理的吐談中和逼真的描寫，深覺着她是個富有天才的聰明女子。知道她的墮落也並不是一味的甘心墮落，乃是曾經經過許多掙扎的失敗和環境的唆使而迫於墮落的，況且墮落兩個字與道德一樣，本無一定的標準。她能安分守己的跟從黃老

爺，逃出火坑現在又何嘗是墮落。

芷芳愈聽愈與她表同情了，從前以貌相她的惡觀念完全覺着不對。

她們的手在談話的時候，本就相握着，這時大家都反側一個身，面對面的成了一個擁抱的姿式。

五娘又說了許多她作影戲明星時候等等浪漫的生活，在普陀山住在大廟裏偷看和尚洗澡，一切的一切都是芷芳從未聽過的，更不知二十幾歲的五娘，已經經過了這許多豐富而有生趣的生活。芷芳不斷的追求和詢問，五娘愈說愈起勁似的把她墮落中的許多瑣事全盤說出。

芷芳這時感覺一種興奮，同時又覺着自己所見識的太少，再回想到上次預備自殺的念頭更覺着蠢了，偌大的世界，正是可以容自己放開了胆量，解除了一切的束縛，作一個自由的神，任憑自己飄舞着。

從五娘的口中的話裏聽來，知道她過去的生活，皆是男性追求着她，她支配了男性。但是芷芳想到自己却被男性支配了她，她在追求以仁，在追求聖弟，太

可愧了！

關於性慾的問題，五娘說得天花亂墜，芷芳又領教了許多，一切都是很有趣的。有時候芷芳為感情衝動，很想把她與聖弟的秘密生活，大胆的都告訴了五娘，作為自己的成績的報告，但是終於不便，因為五娘與之采的關係很近，只是把她在學校裏與雪妹的經驗——同性戀愛的生活，說了一些，愈說愈熟，她笑着抱了五娘，五娘笑了，終於作了一個比雪妹更能使她滿足的卑陋的行爲。

十二

—— Pompei 的最香，Palm Olive 的最白，Pandora 的又白又潤皮膚——這是芷芳對於雪花膏的一點經驗，今天伴五娘在洋貨店裏買雪花膏時，她一定勸五娘買 Pandora 的雪花膏。

芷芳曾經有一個時期，很喜歡穿黑色的衣服和厚底的男子穿的一般的皮鞋，臉上不抹粉，頭上不擦油。但是近來深覺着一個年輕未婚的女子，不是說要奢侈，只是應該穿得鮮艷些，雪花膏也本是女子用的。這樣才可以促成美的社會，——這幾天自己在打扮裝飾的時候，常常想到了以仁。

這一星期中芷芳的沉醉在一種放佚的生活中，

結 局

以仁仍不來，飯碗問題未定規，她只得就這樣的過着，可以使自己稍爲得着一些安慰，她日間打扮得很鮮豔的到五娘家去，夜間回來與聖弟過那祕密的甜蜜生活！人間不過是一個大團體的遊戲，我不幸作了人，也就應該這樣打扮着一個女人加入這遊戲的大團體而已。

聖弟的父親寫信來要他到上海去。

“姊姊，我們只好下次再會了啊！”聖弟一個人走到芷芳房內，眼眶裏含着眼淚，這樣向她說着。

芷芳想到自己下學期的位職尙不能定規，以後能不能與他再見還不知道，一陣心酸，也就流淚了。同時彷彿又想到一個人不該爲感情所支配。別恨離愁是人生的一幕，應該看得淡些，像五娘一般的把過往的情事，當作遊戲似的談說着那才澈底。人人皆是自私的，他向我流的眼淚，也不過是因着將離開我的身體了，不能再供給他的快感而流出的眼淚，自私的眼淚又有甚麼可希奇！芷芳想到這裏不但不哭了，反而裝着作長姊的態度，敷衍似的向聖弟說：

“好，再會，再會，………………”說後勉強的冷

下了臉微微的苦笑。“聖弟！來！我告訴你話，你無事作可以多讀讀書，不要瞎寫些信給我，假使給別人拆到了難看的。你若是真的不愛我，把一切的事向別人亂說好了！”她說着哭了，不是因着愛他而流的離情的淚，乃是因着恨他而流的淚。

近來之采因爲一時不能代她找到工作而有一些怕見她。在芷芳心中，却以爲之采是冷淡她，或者是因爲知道了她與聖弟的秘密而輕視她。這一切使芷芳感覺人情的冷薄和作人的痛苦。她一個人睡在床上想想流淚了。

近來芷芳只有顛倒在五娘家中，尋求那興奮的快感，五娘本因着年老的黃叔叔不能滿足她的性慾，很覺寂寞，所以也常常留芷芳與她同寢。在她那神秘的新奇的手術之中，使彼此可以得肉體上的滿足。

還有一件自己也以爲是墮落的事，就是在金錢方面常常不客氣的依靠五娘，最初總想以後歸還她，隨後以此爲彼此情愛的表現。但是如今在苦悶的時候，實在以爲自己用她的錢是帶點共產的意味。

“不騙你的，有許多女子，就像這樣，連男子也不

想了，亦不要出嫁！”在夜半的靜寞中，五娘低低的向身傍的芷芳這樣的說着。

芷芳這個時候禁不住的要把聖弟和她的秘密向五娘說一個痛快。於是就在自己那種疲乏無力的狀態中，用輕微的喉音把她秘密的往事，都告訴了五娘。

“好好好，你這個小丫頭偷人！我早就有數了。你還騙我說抱外國的獨身主義咧！”

“死鬼！說低些，”芷芳在她這冒失的態度中，又覺着有一些看不起她了，但是所以能與她發生同性戀愛的原故，自己也說不出。不過芷芳也常想到作人應該實際一些，不應該把自己看得十分高貴，拿學識當作神聖品，在別人面前誇張着，因而與人世隔絕，失了作人的趣味，而況在五娘的經驗和見識中，至今有一部分是自己所不及於她的。

芷芳近來天天只有顛倒，沉醉在五娘家中，她常常疲倦得不愛多說話，但是開口要說的話都有些淫褻，她和五娘關起門來在房中，假使以五娘為妓女，那麼自己就像嫖客，以自己為妓女，五娘就是嫖客，不過

結 局

其中有一個最大的分別，是別人所不知道的也是別人所不承認的。那就是五娘的淫蕩，是因淫而蕩，芷芳的淫蕩，是因身心感覺到了苦悶和壓迫所有的一種暴放的表現。五娘的求樂，是一種貴族性的享樂，芷芳的求樂，是一種煩悶的出路，五娘的縱情恣性是妓女性的習慣，芷芳的恣情縱性是一種超脫的人生觀。這一點形而上的分別，芷芳本想說出來，但是如今覺着我作我的人，何用向別人說？任之采或別人罵我墮落，姨太太化，妓女化好了！

——人生是痛苦的，只有酒後的醉意，烟後的昏沉，賭博中的興奮，可以麻痺自己的感覺，把自己推入避難所中。芷芳雖然與五娘一樣的在吸烟，鬥牌，總覺自己的墮落是經過必由的路程，不比她那簡單，淺薄的放蕩，因而自己仍在有輕視她的地方。

芷芳現在所尋着的一種人生哲學就是“遊戲人間。”這究竟是一條正路，還是斜路，自己也沒有勇氣去斷定，她常覺着自己像失了司機人的火車頭順着這條人生觀的道路，向前拚命的奔馳。只要有烟，酒，五娘和賭博這一切能使她得着安慰和快慰，就

無不去嘗試，再試，再試，——女子也是個人，女子也是個人。這是在她心中常念到的一句話。有時她也停着了腳想想，想到她的前程中只有以仁可以來救她，以仁不來終於是徬徨歧路；終於要不顧前途光明或黑暗的向前開駛。她的心靈彷彿已逃出了身體，在旁觀着自己究竟要奔向什麼地方去。

今天一陣涼風吹在她的額上，她想到自己這樣的墮落，依舊得不到相當的安慰，近來自己所謂的快感，不過是一種興奮的刺激，興奮的頂點是快感弛放的起點，她感覺自己所要求的還是一種平和的安慰。作女子的應該有個家庭，服務丈夫，領帶孩子。她想到這裏，就有一腔莫名的忿怒，恨以仁至今不來。

她想到了他上次來信中的話“也許不久即可握手相會，”似乎又增加了些奮興振作的精神——作女革命！要為社會，為女界真正的作一點事業那才不辜負我抱獨身主義者。去為惡環境奮鬥，那才不愧為人，芷芳的思想忽而又向上，但是忽而又想到了下學期的地位問題，彷彿一個女子就是甘心在非革命的勢力內去找口飯喫也不容易，又怎配站起來革命

呢？這個時候她又想與五娘借大宗的款子去接續升學了。

“五娘，我向你說正經話，我若是讀書，你能借錢給我吧！”芷芳與五娘面對面的躺在床上，五娘的兩隻手放在芳的胸脯前，像小孩子睡在母親面前一樣。

“……………而況我是真沒有，像你這樣有好學問的人，何必還讀書哩，不要讀呆了啊，”芷芳的眼睛白洋洋望着床裏角，五娘的回絕早在她的意料中，她並不失望，很想把升學的理由向五娘詳述一遍，也懶去說了，而況五娘也不懂，就是要自己認真的去說大學畢業的必要，也說不出。想升學的動機，不過是貪求那和平的生活而已。

十三

“爺！這位就是之采的朋友——章芷芳小姐，章小姐在紫竹學堂作教員。”

也不知五娘究竟有什麼意思，今天自己打扮得這樣妖豔，隻手提着皮革的錢袋，領着芷芳到上房裏去，說介紹黃老爺給她見見面。芷芳隨着五娘將跨進黃老叔房間的時候，就嗅到裏面有一股鴉片煙的香味沖到鼻頭。一個穿長衫的二爺坐在門傍，在聽候招呼似的等着。

黃老叔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見了芷芳就從煙榻上爬起，經五娘向他介紹後，他還恭恭敬敬的向

芷芳致禮。芷芳望見與他同榻的還有個姨太太——大概是老四——躺在一邊爲他在燒煙泡，見了芷芳並不起身招呼她。房內很幽暗，門簾下着，窗戶也關着。

“來人啊！”

“是！”門外的二爺在應聲。

“倒茶來給客人。”

“是！”說着下去了，如戲台上演戲中的僕人一般樣的爺！

“爺！章小姐約我到什麼教育學堂去看影戲，晚上遲了恐怕我就陪他到胡家去歇，可以吧。”芷芳很驚奇的聽五娘說出這一套鬼話來，自己並沒有約他看影戲，知道了在說謊，但也不好意思去揭穿牠。

五娘和芷芳倆人沉默着走出公館大門的時候，芳忽問着她爲什麼說謊，她把眼兒向芷芳一擠，笑了一笑，芷芳轉過頭一望，才看見門房老在注意她們。

“五太太要坐包車麼？”

“不要。”

五娘打扮起來，格外妖豔了，走起路來另有一種

姿式，嫵嫵娜娜，說不出是美呢是醜。

“五娘！你到底邀我到那裏去？到胡家嗎？”

“不，我請你陪我去見一個朋友？”

走到那條大街的時候，她領着芷芳進了一家旅館的大門。

“帳房先生，請問你昨天晚上從上海來的一位客人何天成住在那一號房間？”

何——天——成——住在——樓上十七號”。

茶房把十七號房門推開，芷芳隨着五娘向裏走進去，望見裏面有一個很漂亮的青年男子，穿着有樣的西裝，臉上並沒有墮落的樣子，只是頭髮像女子一般的養得很長的向後梳着，手指間夾着一支香煙。

“紅英！來了麼！我正等着你，我正怕你不便出來哩！”他一見五娘時就狂了似的這樣高聲的說着，隨着見了芷芳又把臉冷淡了下去。

“這位是章小姐。”

“啊……”

“這位是何先生，也是大學堂裏畢過業的。”

“何先生請教是什麼大學畢業的？”

“S市藝術大學。”他看不起芷芳似的答了一句，就把頭轉過去與五娘談話了。又抽了一支香烟遞給五娘吸。並沒有給芷芳，也許他是怕羞着不敢，也許是在厭惡着芷芳，在芷芳心中，却以爲同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應該可以格外諳熟交際一些。

“紅英啊！我們有一年沒有見了吧！”他們並排着坐下在床上，芷芳覺自己在裏面使他們很不方便。

“五娘我到外面去望望呵，”芷芳很知趣的走出了房門。

這個時候，芷芳並不覺着五娘的行爲，有什麼卑陋，她以爲一個女子本可以絕對的自由，一個年輕的女子，嫁給了一個老頭兒的資本家，像畜狗子一般的看管着她，她當然要出來活動。

她一個人俯在四方圍的樓欄杆上，在那紛亂喧嚷的旅館聲音中，一個人默默的在閒望着樓下的房間裏的客人和客房等一種雜沓的景況。

“出去！出去，出去！”斜對面房間裏有一個男子把一個妓女向門外推送着，那妓女和一個老婆子依舊笑迷迷的，像沒有骨頭一般的，軟得要倒進房內

去，嘴裏說着許多很好聽的蘇州話，那男人也許在怕羞了。

“你也不看看人頭的，像我這樣窮得連喫飯都沒有錢，還有錢同你睡麼？”那人不但不怕羞，反而高聲的向外說出這種的醜話來。走過去的別人和茶房也都不在注意他們間的爭攘，就是眼睛望見了，也不足以爲希奇的樣子走過。

這個時候，芷芳彷彿感覺自己到了一種理想的境界中去了，這種的境界也彷彿與自己發生了一些同情，就是男女性交原是人類的本能，本不足以當着什麼希罕的事，銷瘦了多少的青年，只有革命可以造成社會有這種新境界。

芷芳獨自回到了胡家。晚上一個人睡在樓上的床上，幻想到五娘這個時候，正是與那男子在喧囂的旅館聲音中，睡在床上倆相摟抱着求歡的時候。這時她的心內，也彷彿怦怦的充着不能發洩出來的力量。

她睡在床上想到一個作女子的只要臉兒漂亮，爲人大方，總可以找到一個好丈夫，說甚麼學識和思想，有幾個男子能賞識呢？像五娘一樣，自己是個姨

太太，曾經過作過許多醜惡罪惡的事，却是她生得嫵
緻，打扮得有樣，連一個大學生都會來愛她——以仁
大學尚未畢業過。

——從前以爲一個男子愛女人，是愛她的性情
和學識，後來知道男子愛女人，是愛女人的容貌和肉
身。而今由五娘的口中知道，男子愛女人是愛女人性
交的技術。只要有像五娘那種技術就可以引起一個
大學畢業生愛她。啊！男子們有幾個是真人啊？個個
是畜牲，畜牲！

芷芳又想到從前小的時候，和雪妹在附近的小
學校裏讀書。陳先生同樣的是她們的教員，她們同時
的認識陳先生，而況雪妹總不用功，功課的成績總比
芷芳壞，還要常常在芷芳面前，鼓着小嘴罵陳先生不
好，說他是小孩子老師不配教書，只有芷芳心中却覺
着陳先生爲人很和善的。但是如今陳先生偏偏與雪
妹結婚了。還不是當初因爲雪妹比自己漂亮嗎？雪妹
與她丈夫如今在過那幸福的生活了！自己却是這樣
的流浪，至今找不着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莫說是
靠得住的男子沒有遇到，就連靠得住的飯盃也找不

結 局

到。她也想到假使能找到一個靠得住的職位，她就決定抱獨身主義！摒絕一切畜牲的男子來接近她的身。

提起獨身就念到以仁了。假使以仁從廣州來信來邀她，她不但可以有個靠得住的職位，也可以有個愛人像哥哥一般的在身傍。

近來芷芳墮落的速度，比從前更加加緊了。以仁想必是與她斷絕了，至今沒有信來。

夜間與五娘睡在一床上吸香煙的時候，她不斷的要五娘把她與藝術大學畢業生的祕密說出來，並且要求她介紹給芳作個朋友，五娘笑着支吾過去。

狂放和墮落的末路，就是減低自己的健康。可憐的芷芳終於病倒在胡家樓上的房裏。

她想起對面那空着的房間，和夜半慣有的叩門聲，使她生無限的悲哀和人生漂泊的傷感，她反省着近來自己這樣墮落的勇敢，完全是因為苦悶不安的心志，和自己那受過大學教育的澈底思想在作祟。——以仁不來，當然是所以苦悶的一種原因。

芷芳在床上把以仁從前給她的信，都看了一遍，許多鼓勵她努力革命的話，使她深覺自己的墮落有

負於國家，於社會，於以仁。一種向上振作的心火，在胸中熱烘烘的燃燒着，在不知覺間眼淚又流了下來，兩隻白洋洋的眼睛向上凝視着，彷彿望着空中上帝在祈告着：我不知怎麼作個人!?!

不久的時候，之采抱着愛先，牽着阿信，捧着一盤棗子和一束鮮花上樓來看她。

之采坐在她的床上，笑嘻嘻的告訴她說，紫竹的新校長已發表，經她多次的拜訪和商洽，已承應保留她在學校照常教書，不久就有聘書可下，隨着又安慰了她許多。

芷芳在感激的當中，把自己近來在五娘家中墮落的生活，如懺悔似的，稍為說了一些。說了以後，兩隻眼睛白洋洋的望着虛空，彷彿在尋求什麼東西似的，沉默着。

十四

芷芳病後的身體十分軟弱，彷彿胸中充滿着腐氣，要到自然間吐吐清楚，吸幾口新鮮空氣才覺暢快些。

她獨自走出了城外，在蔥蘢的山野間漫行着，偶而望見遠處的河畔，豎着兩個灰色的斜側站着石柱，又宛如是兩個刻像的人在俯視河下。她走近去時，才看清楚是兩個拉繆的活人因船量過重，拉不動而拚命使勁的架子，他們的胸膛掙出了一點一點的汗珠，芷芳望着，與他們發生了熱烈的同情，她想他們每天所掙的錢也不到一罐香烟的價值，像這樣的苦景，

是住在黃公館的老爺，少爺，五娘所知道的嗎？非革命不可！黃老叔那樣的畜妾抽煙，以仁這樣的不顧生命在工作，太不平等了！

傍晚進城回去的時候，她在一條僻靜的背街上，看見一個女孩子在路傍玩耍，遠望過去很有一點像阿娜。愈走愈近，愈近愈像。她如作夢一般的，果真見了阿娜。

“阿娜，阿娜，你的爸爸？”她趕快的趨過去，蹲下來緊握着她的小手向阿娜說。

“我沒有爸爸的，我不曉得。”

“你怎麼沒有爸爸！？你不認識我嗎？”

“我——認識的。你是章阿姨！”

“你怎麼沒有爸爸？”

“是爸爸叫我說，沒有爸爸的，我也告訴你沒有爸爸。”

“爸爸哩？”

“出去了。”

“你住在那裏。”

“在這條小街裏。”芷芳抱着她，在她的小手指指

示之下，芷芳進了衙子，再彎了一個路角，走進一個門口，穿過了幾家，才到了那一幢破落的住房。

“老婆婆，黃以仁先生在這裏嗎？”

“你是什麼人？”

“她是章阿姨。”

“麗娜！你怎麼一個跑出去帶人來的呵？”

“小姐與他什麼關係？”

“我……朋友。”

“呵，我不過是他的房東，他一個住在這間房裏，現在出去了。”

芷芳像主人一般的闖進了以仁的房，房內的東西十分簡單，最令她注意的是房角隅堆着幾大包印刷的宣傳品和標語，標語大都是“打倒帝國主義”

“擁護三大政策”“總理三大政策是怎麼？是聯俄聯共和農工政策”“打倒西山會議派”等。

芷芳坐在以仁的床上，坐了許久，向阿娜問了許多別後的情況。可愛的阿娜，依舊的可愛，無娘的女兒跟着愛國的父親東奔西跑，衣服是這般的不整潔，臉兒和小手弄得很污穢，埋沒了她美麗的模樣兒，看見

芷芳像見了母親般的坐到她大腿上。芷芳愈望愈可憐她，要哭了似的心中很難受。

天色漸漸的黑了，老婆婆點着一盞燈拿了進來，進來的時候，正望見芷芳和阿娜躺在以仁的床上睡着談。

“老婆婆，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沒有一定，大概總在晚飯後天黑透了的時候。小姐既與他是朋友，就再等一忽兒也不妨，你在這裏休息休息，我去預備晚飯給你們喫呵！”

老婆婆說了以後，臉上現出一般很滑稽似的表同情的猶笑，不知她拿芷芳當着甚麼人待了。

病後的芷芳雖然在以仁的床上已躺了一會兒，仍覺不能支持，天已黑透了，以仁還不來。再等下去究屬不便的，而況之采在家要爲她憂慮了。於是拿起筆來在桌面上留了一個很簡單的字條：

以仁兄：天假之緣，得見阿娜於路傍，長候不來，天色已暮，不便再等，准明日清晨再來見你，瞞腔別情，握手再談。

芷芳上。

寫成了以後，把‘滿腔’以下幾個字，又塗沒了。把字條握在手裏又等了一會兒。終於不見以仁來。才把字條放在桌上。

“阿娜！阿娜！我去了呵！明天來見你呵。”

芷芳回去了以後，並沒有告訴胡家夫婦，悶在心中，又喜又悲，神經奮興了一夜，一夜未曾好睡。

第二天清晨芳換了一套華麗些的衣服，雇了車子去了——幸而昨晚歸回的時候留心了道路並沒有忘記。車子拉過大街時，她想買一點東西，帶去給阿娜，只是想不出合宜的東西。

走進了那可愛的小街，心頭突突的跳着，那知到了目的地，芷芳大失所望，希望中的以仁和阿娜都不在了。老婆婆出來告訴她說，以仁昨晚回來時就匆促的向她說：明天要動身，明天要動身。隨後進房去見了桌上的字條，似乎哭了一場，握筆寫了許久，接着又忙着整理行李，今天未明的時候就起床動身了。

老婆婆說着把一封信遞給她，芷芳忙把拆開，潦草的望了一遍。在衣袋裏摸了一摸，眉頭皺了一皺，彷彿在恨自己忘記把錢袋帶出來。向老婆婆說了一句

明天再來見你就走了。

在歸回胡家的路上，她的眼淚簌簌的流下來，只是把一方小手帕想塞住眼眶似的在拭淚。

親愛的芷芳同志：被壓迫被摧殘的全國同胞在軍閥手中。尤其是我們可憐的青年們。我不忍不喚起民衆，爲主義努力。別中歷經危險，一言難盡，總之無他，而今以後，只有以手槍炸彈，向惡勢力奮鬥而已。

自從上海租界開放捉黨員以後，吾等機關一日三遷，實在痛苦不過。吾今經蘇赴鄂工作。留蘇已三日，本擬到胡家去，與吾親愛者握手相見。却想起你已是暑期回府，窮困之我亦懶得再見貴族似的胡家夫婦，故終未去。

今夜自××校歸回時，在桌上見你所留字條，百感交集，痛哭許久，你說是“天假之緣”實在是“蒼天不仁”。赴鄂輪船，明日啓旋，還有其他同志，相約明早在碼頭集合。革軍不久將攻南昌，這次不去，恐以後無船可乘。吾心深痛，吾只能爲黨犧牲而不待見你。芷芳！我有負於你！我去矣。

待到漢口，一切辦妥後，若蒙不棄，想邀你同在一處工作。相見之日不難會有，望吾愛寬心。

阿娜愛你，吾本想丟與你，又恐累你，且爲他人閒話。而吾亦不忍離我骨肉女兒。吾意抵鄂後，住定下來，雇人照管總不妨，今介紹你往××學校見陳秋伯君，茲後關於我個人和黨內消息總可向陳君探聽。

芷芳！我心與你同在，永久同在，除亡妻以外，你是我第二個愛者。祝你努力革命，振作奮鬥！

黃以仁上八月三日

再者老嫗係我年幼奶母，你手邊若有餘款，請代爲付她幾元。 又及。

相隔幾天的工夫，報載革命軍進攻南昌，蘇鄂航道的輪船很稀少，旅客擁擠非凡，這種消息別人聽了很張惶，芷芳却增加了不少的興奮。

昨日在本地鐵路一帶捉到六個革軍方面的便衣兵，意在破壞鐵道，捆赴刑場槍斃的時候去看的人很多，看了回來的人說，每一個被槍斃時有每一種的死像。大都皆苦着臉，有一個死倒在地上以後還有兩行

眼淚掛在臉上。

今日由官廳中傳到胡家的祕密消息，就是所槍斃的六個，的確是S市××工廠來的工人，並不是便衣兵。

時局緊張了，本地赫赫有名的鄉紳黃老爺的公館已遷居，往上海租界上去了。這個消息是之采聽別人說的，她想到五娘臨去時居然不來告別，心頭一陣楚酸。恨人情之淡薄，恨自己先不該和她墮落，有負於以仁的希望。

陳秋伯兩隻眼睛炯炯的發光，實在是個英俊有為的青年，他勸芷芳說，如今革軍已占領了九江，嚴重的時期將臨到本地，黨內的黨員正應當準備活動，最好不回去，芷芳心裏實在想回去一趟看看母親。終於答應他在最短的時期內就回蘇州，她在秋伯的口中，又知道了許多以仁的計劃。

芷芳的家鄉是一個小鎮市。

十五

“芳兒呀，你年紀也大了，我說你還是模糊些，不要太古怪，能可以找到相當的人就找一個吧。後來我也可以多有個地方去住住，出嫁了以後要掙錢，還是可以掙錢的，又何必這樣苦苦的不嫁着掙錢哩？……
……”母親這樣嘮嘮的向她說着。

這次她回家，聽見了母親的許多拜金的言論，並不像從前那樣輕視母親了，反而予以相當的同情。

“姆媽，你爲我煩甚麼心？我一個人在外面有錢賺又有飯喫是多麼的自由，而況我已經有一個朋友……”她很想把以仁的爲人和自己對於以仁的

希望都告訴母親，但是又想到那不過是個虛幻的希望，而況說出了，母親一定要疑心她想嫁給以仁，啊！作別人的填房，不知道愛情是甚麼的母親聽了一定不高興的。

她望着年邁的母親開口就說錢的要緊，閉口就說不可忘記自家是窮出身，使她心中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悲憤，她並不是希望將來自己怎樣的發財。她却是聯想到以仁和秋伯向她所說的話，就是要從這次革命中爲人類根本的打破那一道金錢的鬼門關——廢除金錢的制度！

在家穿着樸素的衣裳，每天早起幫助母親作事，却感覺到比在蘇州陷在墮落生活中尋求快樂和安慰，還要得着快樂和安慰些。今天早上正是自己從街上買了菜肉，提着回來的時候，聽見母親房裏有嬰兒的啼哭聲音。走到中堂，才看見妹妹回來了。

妹妹胖了許多，高聳的兩隻乳房，抱着新小兒在懷中，真有點像少奶奶一樣，見了妹妹就想到了雪妹，大概雪妹再隔幾個月，也要這樣作母親了。

芷芳心中有一些羨慕她們的意思，她想不是問

像妹妹嫁了有錢的鄉下人，或是像雪妹嫁了有學問的陳先生都是有幸福的！因為他們皆可以有個平和的生活。但是自己的前程，是多麼的模糊和渺茫。再提起“革命”兩個字，就彷彿有鮮血，死屍，刀槍，以及許多驚嚇和恐怖，充滿着自己的前程！而況革軍已攻下九江，不久將攻南京，這樣的前程就在眼前了啊！

她又想到一個女子，金錢和容貌兩件中必需有一件，有了縹緞的容貌就可以有好丈夫，譬如五娘一個墮落的女子連大學畢業生都愛她。有了金錢哩，就可以澈底的抱獨身主義，辦一切的事業作女界的領袖。那時就是自己醜得像鬼，也必有男子來跪在前面求婚，但是自己，金錢和容貌兩件，一件也沒有。

鄉落的地方一到晚上就一點聲音也沒有，十分靜寞。喫晚飯的時候，一盞豆火的洋油燈放在桌上的一角隅。母親坐在上手，自己與妹妹對坐，圍着幾碟熱烘烘的菜蔬來吃晚飯。這樣家庭的情景和樂趣，使她發生了幾年來未曾有過的情感。

在暗淡的燈光中，她望見母親一口老腐的牙齒，

像被劫後毀壞了的城堡，兩夥老弱的眼珠，像將滅的小燈。一頭絲絲的白髮，作了爲她金錢掙扎的投降旗。——革命！

她又望着妹妹，兩頰紅潤的肥肉，像預示自己將從少奶奶升入太太的時期了。但是自己呢，在外頭墮落！作妓女。——既是以革命爲事業，那末前程的漂泊是免不掉了！

她又想到今天九月三號的晚上，與母親及妹妹三個人在一塊兒喫飯，明年九月三號這時候，真不知自己在甚麼地方啊？更不知是怎麼樣的結局啊？

她想——也許仍然尋不着安身地，迫着自己像妓女一般的依性放蕩，遊戲人間，墮落沉淪。她想——也許在以仁的身傍，忠心的服侍他，作個能幹的少婦，像之采一樣！

“章大媽，你真福氣啊！一家人又團圓着喫飯了，我說你家的大小姐真能幹呵！女人家還會出門掙錢，寫信，唸書，都同男老官一樣，真好呵。”

芷芳望這些鄰居的大嫂大媽，抱着她們的兒女，一臉真誠的相貌，天真得可崇拜的人格，她就覺着當

結 局

初拚命的要受大學教育，實在是冤枉的。教育增加了自己慾望而不能得慾望的滿足！——在鄉婦眼中還以我多麼自在，自己確實想轉回去作一個朦昧的鄉女，像她們一樣的嫁個忠誠的丈夫，過那和平，快樂，滿足的生活，盡一個作女子的天職。

夜間與妹妹睡在一床彼此的談着。母親睡覺了以後，芷芳裝着未曾有過性交經驗似的，向妹妹追問她婚後的生活，芷芳聽了，除了感覺愉快以外，却在回嚙着自己與聖弟的甜蜜生活。

“妹妹，你真是幸福，像我是要一輩作老姑娘了！”她說的時候，表面是哀調，內裏却含着誇張的意味。

在家接着一封由紫竹學校轉來的信，下面簽書着秋伯的名字。使她讀了心頭突突的跳着，似乎自己有一個很大的機會將臨到，可以使自己活動振作起來，她決定就趕快的離家。

芷芳這次要離開家鄉的時候，心中的傷感，是從前所未曾有過的，天黎明的時候，她站在母親的床前，告辭了在睡覺的母親。

“姆媽，我走了！你睡着不要起來，我對你說這在……”話別了母親時，即刻就想到了自己恐怖的前程，不知這一次別了母親，能不能再見她！

母親嘮嘮叨叨又說了許多話，彷彿是嫁不掉的女兒在外奔波，使她死也不能安心。

“好，我都知道，姆媽，我去了啊。”她說到末次“我去了”的時候，想到了母親沒有兒子，自己不能陪着邁年的母親，還要出去冒險，實在不肖！鼻孔底裏一陣酸覺，眼淚湧到眼角，喉音也啞了，勉強的辨正，向母親說了許多寄錢給她，照相給她等的高興話。

走出了母親的房門以後，才敢把忍住的眼淚放鬆了流下。

跟着挑夫一步一步向車站走的時候，她彷彿在想，也許這次離開家鄉，是走一步，少一步了。

可愛的一個和平幽靜的家鄉，自己終久沒有幸福居住在裏面。

殺！殺！殺！轟轟隆隆！刀槍晃耀，流彈飛鳴，鮮紅的人血，沾污了馬蹄，炮彈爆發，人屍遍野，一幅革

結 局

命的戰景，現在她的眼前，她恨不得再縮小十歲，像小孩子一般的趕快跑回家去，跳到母親床上，躲在母親的被窩裏向她說，‘姆媽，我不去了，我不不去了。’

嗚！火車頭上一聲驚人的汽笛，隨着振動了一下，由慢行而增速到發了瘋狂一般的向蘇州駛行。

十七

杭州失守，滬甯路的交通已斷了，這樣恐怖的消息傳到蘇州，許多未逃到上海去的人，十分的驚惶。

學校停課了，米也沒處買了，街面上有兵士拉夫，行人稀少，大小店舖都關上了板門，好像正月初一那般蕭條。

許多人怕被兵士拉去作夫子，所以佩了各種的徽章或符號在身上。但是見了兵士還是像老鼠見了貓一般的避開。

有許多女學生也作了一方紅十字的布，佩戴在手臂上，彷彿也是怕兵士拉她們去作挑夫。不，拉去

作老婆。

也有許多人有心佩着符號到街頭去觀望，彷彿他所佩戴的足以使他出風頭似的。

晚上的時候，大街小巷一個行人也沒有。坐在房內昏昏的燈光中，只聽見遠處的犬吠聲和兵士叩問口令，那種問口令的粗暴的聲音，在夜裏聽來，似乎含着無限的殺氣，令人怪可怕的。

有時在夜半的陰風中，聽見噠噠噠的馬蹄聲，在學校的牆外奔馳過去，好像馬巡已探到了甚麼可怕的消息去報告上司去。

這個時期芷芳一個人住在空曠的學校中，幸而有一位家在廣東的女同事與她同住。她們夜間彼此在燈下談着北方兵士在戰事中怎樣的強姦鄉間女子，以及短見的女子在被姦污後怎樣的可憐，沮喪的去投河自盡的等等慘事。

“芷芳我真佩服你，有家不歸，上海也不去，我看你真不怕強姦嗎？”這位姓應的女同事，昨天在芷芳處發現了許多國民黨的印刷品，有點疑心她不回家去的理由。芷芳也知道她在疑心。但是終不敢直說，

只得含糊解釋過去。

“人要死，就是逃到上海去也要死的。逃回我家裏去格外危險。——像我這樣醜的女人，包你兵士見了我也不要強姦的。”

“誰說的？聽說連老太婆都被拉着強姦哩，北方兵士本同禽獸一樣，他只求發洩發洩而已，那管人家的臉貌醜哩。”

芷芳聽了，似乎她在語氣中已默認芷芳爲醜女人了，心中有一些氣忿。

“不過，像你這樣漂亮的女子，被強姦的機會總要比我多一些。”說了後精神上才彷彿占了勝利。

這幾天內，天天有許多兵士，在街上經過，有人說是出城往南去的，有人說往北去的。還有謠言革軍離城只有幾十里了。——不過上海南京兩方面已在激戰中的消息，恐怕是的確了。芷芳心中很希望趕快解決，以便從事活動，但是想到在解決前必有一番擾亂，實在有些可怕。

一個岑寂的夜中，芷芳睡在床上，忽而聽見遠遠的炮聲在間斷的響着。彷彿是殺人流血的記號傳到

了。

她與應同事倆人披着睡衣，倚在樓窗口，靜靜的聽，在遠遠的山野間，還隱約地可以望見一些火光，一聲砲響後的靜默，更覺靜默。整個的蘇州城，很像死豬一般的酣睡在黑暗中，等待着屠夫的刀來一般。不，是等候革命的燈光，來普照可怕的黑暗。

一陣一陣的陰風吹進窗來，當夜芷芳在床上一夜未好睡。腦府中充滿了革命後的形境，和自己在革命空氣中活動的幻想。

全城人民所驚怕的紊亂時期，總算是很平安的過去。北軍像人潮一般的，在幾小時內已流出城外，渡江北去。青天白日的國旗和軍旗，即刻飄滿了全城。

“啊！革命軍不怕外國人的，要搶禮拜堂！”在一般人當中都以爲很希奇。芷芳却是早在預料中知道了。

“他們是帝國主義者！我們應該團結起來打倒他們！破壞他們！”芷芳久蓄着的革命之力，這時使用了。開始振作，向別人發表這一些議論。又似乎自己早知

道了別人所不知的，足以誇矜一般。

被壓迫的國民黨員像伏藏在蟄窟裏的蟲兒，如今好比春天到了，一起爬了出來，起首活動喧叫了。

國民革命的市黨部就設在本地土豪劣紳黃老爺的公館。——看守黃公館的人和着兵士搶了許多東西早逃了。祇剩下空洞的房屋悄悄的站着。

芷芳到黨部去的時候，看見裏面弄得狼藉不堪，發生了許多今昔的感想。五娘的住宅，如今裏面堆着許多宣傳品和標語紙張，房門首貼着一張“宣傳部”的紙簽。

陳秋伯是本黨常務委員，芷芳在祕書處作編纂的工作。

秋伯實在是個可佩服的青年，在兩天內已作了許多事，清早就去，有時飯都顧不到去喫的工作，一直忙到天黑才歇手，東西奔走，上下指揮，節節有條有理。

最忙的是宣傳部，在兩天內把全城的牆壁上貼滿了標語。可憐許多不懂事的民衆，還說他們是“糊牆隊”，令芷芳聽了，深覺民衆的教育程度太低了。

結 局

第三天清早，芷芳去辦公的時候，望見黨部門傍已有兩個武裝同志站着守衛，看了掛着黨部符號的芷芳，高聲的叫着。“立正！”倒使芷芳一時不知所措的向他們點頭一笑。——心想着他們都是可愛的同志們。

秋伯在忙碌中告訴了芷芳一件可喜的消息，就是以仁快來了。她也知道本地的常務委員原是以仁，秋伯不過是候補的。她又想到以仁來了，自己要格外的光榮了！

雖說是編纂的工作，其實芷芳每天去也不過作一些書寫工作，今天填寫了許多的臨時的黨證，因為各處區分部紛紛成立，有許多熱心的人願意加入黨籍。

黨部職員都去做中山服，他們勸芷芳做。芷芳深以為在革命空氣中，男女一律平等，所以做了一套與男子一樣的中山裝。

今天早上起床後，芷芳穿了中山服在鏡檯前照照，似乎胸部即使不挺出也已挺出了，有一種女英雄的氣概——想到了當日木蘭。

芷芳走到街上的時候，許多人見了雖然不敢明顯的笑她，却在背後“男？女？”的議說着，芷芳帶點忿怒似的轉過來向他們望望，又似乎在嘆惜中國國民的程度太淺薄。

“立正！”芷芳與許多男同志出黨部的時候，守衛的這樣莊嚴的叫着，芷芳與他們也同樣的知道了把右手舉起，五指並攏，指端觸眉，用站立的姿式，先向右邊的兵士一望，再轉過臉來向左邊的兵士一望，以表示敬禮中的平等。——站在黨部門外的幾個孩子，望見芷芳答禮笑了。

“立正！”芷芳每出入時，聽到這種敬重她的聲音，再望見街頭站着望她的人們，就覺着內心有無限的力量，不能一時間發表出來；自己所知道的許多革命的意義，不能有機會盡量的向可憐的民衆發表出來，——又似乎在恨那站着望她的許多人當中，沒有自己的同鄉或相識的。

今天早上作總理紀念週時，芷芳以為遺囑讀得太快，同志不能細嚼其中深意，靜默五分鐘時她見到有別人瞪着眼睛作別的閒事，而况名義是五分鐘，其

結 局

實不過兩三分鐘。這一切使芷芳感覺到難過。

“……………我以為紀念總理是一件很莊嚴的事情，讀遺囑時，絲毫不加思索的信口說着，這樣失了牠的本意。在靜默時不靜默……………”芷芳站在會場當中這樣的說着，實在是從內心裏發出來的一片熱忱。却是聽的人以女子站起發言是件很有趣味的事，並沒有注意她所說的話，只注意她說話時的身體姿式，在末後芷芳說得很激烈的吐了一句“親愛的同志”聽的人都低下了頭在笑。

在散會以前，秋伯報告：本部數日以來的工作成績，使全城充滿着革命氣象，總算是很好。同志們過於勞苦，所以定於今晚六時在××酒樓全部職員開聚餐會，歡宴革命的勝利——大家鼓掌。

一張長方形的大菜桌子，圍坐着許多黨部的同志。穿白長衫的茶房站在傍邊。座中只有芷芳一個人是女性。但是她並不覺着害羞，只覺着光榮——作女革命者了。

大家喝了香檳酒以後，都很興高采烈的在談話，只有一位刁同志不高興說話。

“章芷芳同志！你是我們黨部中唯一的女同志，現在你應該怎樣供給我們一些快樂。”秋伯雖然多喝了一些酒，但是說這句話時，仍是在理性當中大胆說的。

“我呵！我不知道怎……”芷芳很想大方些，却依舊有些含羞。可惡的兩頰，又紅熱了。愈想遏止着自己的情感使自己不害羞，却感覺耳朵都發燒了。

“密斯章，你還是不澈底！革命，大而言之是政治上的革命，細而言之，也是爲青年的戀愛問題和性慾問題殺一條出路。解除我們一切的束縛，脫得赤裸裸的在青天白日之下作我們所要作的光明，真誠的事！再說澈底些，只要在平等條件上，接吻交媾也是真誠光明的事！”秋伯也許是喝醉了，兩眼紅殷殷的發光，他站起來接着大議論了。

“如今我們的青春期已過去一半了，但是我們要將來的弟弟妹妹，打破禮教，使戀愛可以絕對的自由，實行社交公開——即使性交公開也無不可！芷芳，假使你和我現在都在性慾壓迫之下，我們即去發

結 局

洩也無不可，”大家都笑了，芷芳也苦着臉微微的笑着，想低下頭去，却把頭勉強的抬起表示一種澈底的精神。

座中只有刁同志不笑，兩眼放出一道怒光，站了起來。

“秋伯同志，你不能把澈底兩個字誤會了，澈底是一種精神，不是狂放，不是淫蕩，澈底，——”他還沒有說完，秋伯像老虎一般跳了起來。

“誰說澈底是淫蕩？你少說一些，這樣腐化份子不配站在我們當中，”秋伯也許醉了，兩隻紅絲網着的眼珠有些可怕。全堂同志怕他爭論不下反了面，都站了起來，阻擋他們的發言。芷芳也站了起來，却覺得很難，不知怎樣表示才合適，——在芷芳心中深覺秋伯並沒有以澈底為淫蕩的意思，秋伯雖然說得激烈些，但是芷芳的確能予以原諒，可以說與他同情。刁同志一臉的老像，說話的時候常以為自己深通世故。

散會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招呼芷芳，各管各的雇車回家，素來照顧芷芳的秋伯，也似乎不便去招呼她

似的先走了。芷芳獨自一個人在黑暗的街巷走了回去。

芷芳這一天早上照例到黨部去的時候，却不知時局上又發生了大變化。還沒有走到黨部門口的時候，就看見有許多人站在街頭上驚惶着，快走到黨部時她看見有許多兵士和警軍擁塞在黨部門前，還有幾個兵士手裏拿着盒子槍，手指放在撥機上，怪可怕的。正在懷疑的時候，看見裏面有一隊兵士鎮壓着三個人走出來，那三人的手臂被繩索捆縛着低着頭，仔細望時皆是同事者：秋伯也在其中，有個兵士抱着一包文件隨在後面。——芷芳見了很驚惶的趕緊回轉去——怎麼自己的革命軍搜查革命黨呢？

“怎麼是國命人還要捉國命人呢？”

“那是假國命人，真的國命人蔣總令到了，所以要捉他們，昨天上海那些假的……”芷芳聽見有幾個商人站在街邊這樣的議說着，自己格外不明白了。

芷芳與應同事談了以後，才知道國民黨很明顯的分着兩派。左派中還有跨黨的共產份子。

“芷芳小姐，我不是勸你不革命，我覺着在政治上活動，很是有些危險，尤其是像我們不知裏面底細的女子。”應同事這樣的說着，芷芳聽了滿心的不暢快和失望。

隔了一天芷芳邀了應同事，大胆的到黨部去探望探望。望見門前站着一個衛兵，那黨部的字牌已去掉，改貼着一張×軍×團團部的簽條，大概是新到本地的軍隊。

芷芳像作夢一般的過了十幾天的革命的生活也不過作了十幾天的書記工作，就此告一段落。

黨部裏的同志，令她最佩服的就是陳秋伯，如今聽說他關在牢裏，還有生命危險。

秋伯繫獄，以仁的消息也無從知道，不知以仁什麼時候來蘇州。現在我要到那裏去呢？若是回家與母親過窮日子哩，別人又都要希奇她一個素來談革命的女子，怎麼在革命期中回家賦閒呢？

爲前程而煩悶的芷芳，恨不得再轉回從前與五娘那種浪蕩的生活。提起五娘又想到自己曾經已在黃公館擺過辦公架子的，見了她要怎樣的難爲情啊？

結 局

不，五娘，之采，聖弟這一切人我不願意再見他們面了，容我把過去的生命完全忘記，過一天忘記一天！

錢到底是要緊的東西，假使不能實行共產的主義，倒不如先共一點別人產，有了錢不問自己嫁得掉，嫁不掉，一個人回到家鄉去，與母親過那和平快樂的生活，是多麼幸福啊！

在這個時候，芷芳有一種最卑賤的思想，就是想到一個作妓女的生活，可以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又可以滿足自己的性慾，比自己在漂泊中要幸福許多！甚麼大學教育？有什麼用？去！做妓女去！

十八

也不過相隔五天的工夫。改組後的中央執監委員會派了一個委員到本地來，從事清黨，恢復黨部。

是一個清晨，女僕上樓來告訴芷芳說，有一位黨部裏先生要見她，芷芳即刻聯想到以仁。心頭突突的跳着，一脈熱血充到臉部，像受了驚嚇後似的，匆匆的在鏡前照了一照就下樓去了。

‘章同志！僥倖，僥倖，我恐你已離開了蘇州。’原來就是那位腐化份子的刁同志。

倆人坐定了以後，刁同志把黨內的暗潮頭尾說了一遍。大旨是說××派和跨黨的份子，在軍閥勢力

中時，就把本地黨權已把持了，祕密組織，暗圖共產，如今××派已上台，×司令已到，實行取締雜亂份子，肅清黨員，而自己才疏學淺，却蒙中央黨部，委為臨時常務委員，恢復黨部工作，又說他早知章小姐是忠實同志。所以特地來邀她去照常工作。

芷芳聽到共產兩個字只有同情，並不厭惡。不過如今是刁同志召她去作工作，所以也笑着臉和着他說了一些共產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話。

“是的，是的！章同志透悉這一點，願你一定出來為我們黨部，大大的作點婦女工作，努力革命。”

專業的問題解決了，芷芳心中充滿着喜樂，彷彿找到了丈夫一樣。

不過她想這次去工作，經濟問題一定要作為先題，外面的議論說上次黨部解散時，有一大筆從土豪劣紳方面得來的款子，為同志分潤了，自己一個錢也沒有拿到，反而落得個可嫌疑的壞名氣。——幸而刁同志是知道她忠誠的。

如今芷芳又照常到黨部去工作，昨天她與常務委員刁同志談起薪金的事，刁同志說現在不能規定，

大概在五十元以上。

刁同志辦公事的精神較之秋伯相差很遠，自己不能在外面活動，整天的藏在黨部裏面，口裏叫着清黨，實際上也不過與來人接洽接洽，爲一點小事要花費許多時候，譬如有一次本地的一個劣紳派了他的走狗，到黨部來探聽黨部對於他產業的態度，刁同志就花了半天工夫把黨義，黨綱統統的背書似的說了出來，結果對那人說“不必憂慮，我們不是那強盜似的共產黨。”也許他覺着常務委員無事可作，所以有時還幫助宣傳員在寫標語，並且令芷芳去看他的書法好不好。

近來刁同志常喜歡站在芷芳辦公桌前望她寫字。並且說她筆風清麗，字格有力，說得芷芳笑了，他就格外顯出輕薄的樣子，把頭搖了一搖，再裝着正經的態度離開了她去。

“打倒W主席。”芷芳在刁同志指揮之下糊裏糊塗的寫了這幾個字，才想起她曾經寫過“歡迎W主席”的。

這一天是芷芳月來困頓生活中最快樂最開心的

一日——就是在學校中接到以仁寫來的一封雙掛號信。信裏報告她，自己在漢口工作很順手，本想在信中封匯路費，邀她赴鄂工作。無奈漢口天局一時尚不能安謐，甯鄂破裂的風聲很高，再候來日的時機。信末又寫幾句，敘述他的孤寂和勞碌的苦楚。再者阿娜爲房東太太所愛。請不必掛記。——芷芳讀後恨不得顧一切的到漢口去看他！——他抱着以仁的來信躺在床^上細細的賞識着。

“芷芳，我初到漢口，不但牧師不認識，連捧定婚戒指的小孩子都找不到。”

“那末，就請阿娜捧吧。”以仁說了這話大笑。

“你這麼澈底的思想，怎麼還要請牧師作那一套虛文呢？”

“呵！我是個深信宗教的人！上帝在上頭要監查我們的，怎麼是虛文？”

“說鬼話，我知道你騙我的。”

“那末，照你說，牧師也不用請，我們就是這樣在一個床上××？”空着的兩個字是以仁湊近他耳朵說^出的一種極粗俗的話。

“親愛的以仁！我求你饒恕我的罪，我請你不要氣我，我不過是因為一時的衝動，被一個孩兒所引誘。他是你所認識的，他就是聖弟。自此以後必將全心全身供獻於你。以仁，你既發現了我這罪惡，我必為你而更愛阿娜！我求你饒恕我。以仁，以仁，你來與就因着這一點而不睬我嗎？以仁！以仁！”睡在她身傍的以仁，依舊不睬她，她深深的為自己從前墮落的生活而痛悔。愈哭愈悲，愈悲愈哭。想放聲大哭却也哭不出聲，一口悶氣在胸口是多麼的難受，狠心的以仁轉過身來一掌把她一推。芷芳從迷夢中醒過來。

芷芳近來很窮，連買掛號信的郵票錢都不夠了。

今天芷芳又向刁同志詢及薪金的事了，刁同志愁着眉兒向她說黨部的經濟是怎樣困難，一切只夠伙食費。要提薪金實在是無法可想。末後又對芷芳說，今天下了公事後，請她留在部裏稍為等一等。

五點鐘到了，全部的同事都走了。刁同志亦不知那裏去了。芷芳一個很苦悶的還留在辦公室裏在等他，望着傭人在院子裏掃地。

“章同志，對不起。叫你久等。”刁同志來了以後

與她面對面的站在那間沒有人的辦公室裏說話。敘說黨部的經濟是如何的困難，如今只剩有六元。

“這三十元你可以先拿去用，以後再算好了。”並且囑咐不要告訴別的同事。

“章小姐，我們一夥兒走回去吧？”

倆人並着肩走過一家飯館的時候，他要邀芳進去，芳也落得奚似的，先假作一度客氣，隨後也就跟着進去大食了一餐。

刁同志自從與他同餐了以後，似乎格外領略了她的美好，天天愛與芷芳一夥兒走回去。又彷彿那五十元的事，是他與芷芳的一種祕密，是一種別人所不知的更親切的關係。

昨日刁同志一直伴她到紫竹宿舍。進了她的住房彼此又坐着談了些黨務和私事。芷芳是常常感覺到自己苦悶的女子，也落得奚受他那些男性刺戟的社交的愉樂，所以她很殷勤的招呼了他，煮了咖啡茶給他喝。

自這一天以後，芷芳彷彿就知道刁同志將要向地有一次大要求——她想到這一點，就想到以仁。

結 局

今天晚上在戲館裏有××軍官學校慶祝北伐勝利大會。散了場以後，刁同志偕芷芳從人堆中擁擠了出來送她回學校去。

走過了大街進了一條黑暗的小巷弄，轉了幾個灣，芳真的也不認識路了。

“芷芳，你冷吧？好在快到紫竹學校了。”出了一條小弄，遠望着一家小店舖門前掛着一盞很亮的煤油燈，亮得刺眼的。走過去時，望見招牌“隨意小喫”四個大字。

“進去喫一點吧。”

倆個人對坐在一張小方桌子傍邊，芷芳在燈光中望着刁同志，兩道又黑又粗的眉毛，又厚又闊的嘴唇，一臉的老像，說話時有一種蠢笨的表情，額上的皺痕，的確是他曾經人情世故的可憐的記號。呵！呵——他打了一個深夜疲倦的呵欠，一口臭氣直冲上芷芳的鼻孔，她趕快掏出一方有香水的小手帕來假裝揩嘴。——心中實在說不出的討厭他。

出了食館又轉進了一條小巷，在黑暗中刁同志與他愈走愈接近，似乎要握他的手，捏他的腿一般的

在她的身傍擾動着，芷芳想給他一點顏色看，但是又想到日常要在一塊兒辦公見面，倒底難為情的。而況他是一個許多人都媚他的常務委員，自己不過是個小書記，又何必這樣傲慢呢？

“芷芳，我也喬裝個女人到你寄宿舍去睡好吧？”

“……………”

“夜深了，紫竹學校已經關門了。”

“……………”芷芳實在疲倦了，也懶去答他這些無聊的話。只是在刁同志心中，却以為她是默許了。

他領着芷芳走了許多小巷弄，終沒有走往紫竹去的大道。芷芳正在懷疑時，就穿出了小弄走到一條闊大的馬路。××旅舍四個字在眼前。芷芳心中突突的跳着，兩頰在夜涼晚風中發燒了。

“兩張舖的房間有吧？”

“有的，先生，樓上十八號開啊！”樓下的茶房這樣向上叫着，芷芳並不感覺甚麼可羞，打了個呵欠，覺着十分疲倦，恨不得即刻去睡。

又醜又笨的刁同志脫去了長衣，裏面露出一套

鄉氣的老布短衫褲，她又想到方才果真的拒絕了他，逃逃跑跑的鬧出笑話倒是小事，也許自己的事業問題要發生關係。——橫豎已經不是處女身體了，隨便一次有誰知道。以仁也不過是我屋樓中的對象，有誰愛我，遊戲人間吧，等等自暴自棄的思想一時都想到了。

疲倦到萬分的芷芳，坐在床邊，給刁同志不斷的纏擾，終於發生了不可遏止的慾望。

“好了，大家規矩的休憩吧，明天早起還有工作的。”芷芳說後倒在床上，好像是避免她，却又似乎是催促那最後的刺戟快臨到解決了吧。

“怎麼，你不是說睡在那隻床上，作一個澈底的理想者嗎？”

他微笑了。

身傍的他已像死豬一般的睡覺了，興奮後而未能得相當滿足的芷芳格外的興奮了！方才的疲乏，一齊消滅了！兩隻白洋洋的眼睛，望着帳子頂。帳外的電燈光依舊的昏昏，如爐火燒得正烈時的腦筋在活動着。

——她似乎在留連聖弟和雪妹所供給於她的那種熨貼，平和的快感，她似乎在渴望以仁所供給於她的那種崇高的精神和愛護。

——茫茫的前程，真不知道叫自己怎麼去作一個怎樣的人才好？很想年日倒流，去享受少年時期的那種甜蜜，淑靜的生活，却是不能了。再想過那清潔，平和的學校生活，經濟方面又不充足。再想組織小家庭，忠心服侍一個丈夫，率領兒女，但是有誰愛我呢？一切的煩悶是足以引導自己狂放，墮落。但是就是這樣任性墮落，反而不能得着安慰，更要痛苦加劇啊！如今在飄搖不定的黨部尋飯喫，生命尚不握在手中。芷芳愈想愈悲傷，終於流淚了，睡在身傍的刁同志身體上發出一種汗臭味，反了一個身，像死豬一般的作出一種醜態來，緊抱着芷芳，一隻又重又毛的腿擱在她的腹部。

“章同志與刁同志倆的澈底精神，實在令我們可佩服！”

“是的，他們不但是作革命的事業，而且是作那創世的工程，造新中國的國民”，在黨部裏的男子們

都希望在作革命工作中，可以有一種更自由更解放的生活，但是如今只有刁同志一個人達到了目的。這些怨言，是不免要化着酸氣噴出口來的，在辦公的時候，他們始而不過是暗中諷刺，如今是明中羞辱了。他們都是刁同志的好朋友，大概是刁同志告訴他們的，不然不會知道得這般的透澈。——芷芳曾經向刁同志嚴重的提出。他只是向她笑笑，說了一句‘大家是朋友，不要緊的。’

今天下午他們一邊在寫字，一邊又是你一句我一句的羞辱芷芳了。芷芳起初只是苦笑着作坦然的態度，隨後覺着臉部上的苦笑，要笑也笑不出，收回了苦笑又不知怎麼表情，實在難受。再想到與刁同志在旅館裏的那一夜所作的悲劇，似乎是自己受的欺侮。五點鐘後同事們都走了。芷芳一個人在辦公室伏在桌子上，愈想愈悲哀，禁不住的在流淚，手臂捱在桌上的墨硯上，衣袖上沾得污黑。

自從上次刁同志得了芷芳身體上的愉快以後，就常常要求，都被芷芳用推託的答詞拒絕了。刁同志在要求不得時，常常乘着沒有人在辦公室裏向她親

結 局

吻，抱撲，撫摸。芷芳很厭惡他，但是終於苦笑着臉應酬他，意思是這樣才可以把他最高的要求敷衍過去。

“好了，在辦公室裏難爲情的。”總是在刁同志要解她衣扣的時候，自己就跳身逃出辦公室。“不澈底！”刁同志有時罵她一聲。

今天下了公事的時候，刁同志由外面走進辦公室，看見芷芳一個人伏在桌面上，心中頓時生出一種熱情，以爲她特地在等候他來，實踐她的應許，答應他的最高要求。

“芷芳，芷芳！”他望着埋首在手臂中的芷芳，以爲她是有心的鬥趣。

“喲喲，袖子口弄黑了，弄黑了，不騙你的。”他在芷芳的項膊上拍了一拍。

芷芳把肩頭兩邊聳了一聳，依舊的不睬他，他順手把傍邊的一張椅子一拉，坐在她的身傍，把頭伏在她的頭髮上，嗅了一嗅。又伸手摸到她的胸部，高聳聳的奶部，使他回想到旅館裏的一夜，於是禁不住將手向下探求，作出一種輕狂的樣子。

“刁先生，刁老爺，你太難爲情了吧？”

結 局

“.....”

“我說你們男子都是不能滿足的狗！畜牲！”

刁同志一句話也不說，帶着一種從容的態度，高瞻着一步一步的走出了辦公室。

芷芳帶着眼淚望着他出去，心裏微微的有些不定，恨不得喊他回頭，把她怕受孕和別種的理由都平聲靜氣的向他說。她又微微的懼怕着，怕他復仇——常務委員是政治機關上的人物。

——離開黨部以後又往那裏去呢？還有一星期要到月底了，忍受一點吧。——早上到黨部去的時候，芷芳這樣的想着。帶着恐怖和恥辱的心走進黨部的門口，“立正！”她很機械似的舉手答禮，毫無光榮的感覺。

像作了壞事的媳婦見了惡婆，低着頭走進辦公室，握起筆來作那抄寫的工作，比教書還無味，尤其看見了刁同志，笑也不好，不笑也不好。到底是男子的心腸硬些，居然兩天以來總是板着臉向着芷芳。

“我們黨部裏同志們的心，若不能團結又怎好叫民衆團結，假使我們當中有不澈底的份子.....”當刁

同志站在紀念會場中這樣很激烈的說着的時候，芷芳在苦思着下個月的生活計劃。回家去吧，不但見不得母親，給朋友知道也要稀奇，一個素來鼓吹革命的章小姐，如今正當其時却又不革命了。

——她想到五娘那種瀟灑墮落的生活，心裏又有些羨慕了，恨不得到上海去找五娘，在黃老叔面前獻點殷勤，託他謀件洋行裏女書記的差事，過那浪漫的解放的上海生活去，甚麼打倒資本家呢？刁同志還不是削尖了頭，在和土豪劣紳拉攏敲良民的竹槓，上次借給我的三十元總不致於是他自己的吧？

十八

這是芷芳生命的光。

她坐在房內的電燈光下，握着那封比甚麼都寶貴些的以仁的來信。再回想前晚與刁同志在黑暗的小弄街裏所演的一劇——堅決的掙脫拒絕他的誘惑，就彷彿如今這信是一個善報的美果。

——也許下個月這個時候，自己就可以在以仁的身傍受他的愛護了。以仁喜歡勤勞的，日間與他在辦公房裏低着頭很認真的辦公，夜間與他在一個房裏就格外有味些。——也許三年後可以作母親了，養的小孩子喊阿娜是姐姐。那時自己也可以像之采一

般在家中宴請賓客了！

她已把信摺好要就寢了，却又把信重讀一遍：
親愛的芷芳，阿娜和我是如何的希望再見你！
茲匯上大洋五十元，希望你在最近一班輪船到
漢口來，甯鄂不合作的風聲，不久將成事實。望
你愈早來愈好。行李不必多攜，來時請預先電知
‘漢口總政治部’，以便派人到碼頭等候。來後的
工作問題，可不必慮，一切待見面時再談。
昨日阿娜向房東太太說伊有個章阿姨頂好了。
你看她一顆小心是怎麼真誠熱烈的牽記你。

以仁上

昨日芷芳把到漢口去的船價和一切手續打聽了
一番。今天買了許多東西，寫了幾封信，只是又聽說
時局有所改變，甯鄂交通已斷。大概確實的消息是因
為搭客過多，小碼頭不停泊。芷芳計劃自己乘火車到
南京搭船。又想一個人在火車上落時有等等的不自
便。

“我明天也到南京總政治部去，如今車上十分擁
擠，一個人帶着行李上下實在不方便，你若真去，我

可以幫助你。”心明同志對待芷芳素來很客氣，不過那慣於說別人壞話的刁同志，曾經說過心明是色情狂者，自願嘗遍各種人種的女性滋味。

是一個恬靜的清晨，一個舖蓋，一個手提包放在紫竹學校的大門口，芷芳隻手拿個錢袋，隻手攜着一個小籃子，裏面放着些食品，小說和草紙。穿着一件黑緞子紅花邊的短旗袍，從學校走出來。

她佇立在大門首翹望着東頭來的車子，她低頭在手錶上一望，心中很是焦急，因為昨天心明答應她九點鐘以前雇好馬車，繞道紫竹來邀她同去，如今九點過了，怎麼還不來。她又想到朋友的靠不住和一路中的危險，眉間的額皮很自然的皺了一皺。

“啊，章同志，對不起叫你等候，不過趕火車的時候還早。”心明說着跳下馬車，替她把行李自動手的運上馬車，有一種很熱烈，活潑，快樂的樣子。

馬車在街上駛過，別人探眼一望，任誰都以爲他們是夫婦，不過在革命時期以前，芷芳也絕不致肯與男子同車，若不是爲急着找以仁去，也絕不會這樣要心明幫助。

馬車駛過那條大街的時候，芷芳無意間望見街邊的一塊大招牌‘××旅館’四個大字，她不忍仔細去望，心兒突突的跳着有無限的今昔之感。她默默的在嘆着，如今我將離開這喪失名譽，玷污身體的蘇州了，到那充滿着光明和希望的漢口去，去倒在愛人的懷中。

在擁擠的人羣中，買車票，挂行李，一切都是心明爲她作的。最使芷芳不安的就是馬車費被心明預先付脫了，如今車票的價錢又不肯告訴她。

“沒有這種理性，我一定要還你的……”

在火車上坐定了一後，芷芳手裏拿着一張五塊錢的鈔票，像做戲一般的你偷着塞給我，我明着擲還你，鬧了半天，車開動了，鈔票還放在座位上沒有人拿。許多人望着他們，似乎在懷疑他們倆人間的關係。

心明末次把鈔票納給她衣袋裏的時候，芷芳不但不感激他，還有些怨恨他有這種非法的客氣。

“新聞報，申報，時事新報，小報要弗？”

“你要看報吧？”

“要的，我來買。”

大家沉默着在看報，心明像很心焦似的，一張一張看得很快，一會兒都看完了。

芷芳在報上交通欄上，找了一會兒，總找不到漢口去的輪船消息。

心明把他到南京去的計劃，津津媿媿的向她說着，芷芳兩眼望着他只表示自己在注意聽着而已。心明愈說愈高興，把自己膝上的車氈鋪展到芷芳的膝蓋上。“真有些冷，你也蓋一些吧。”

一條車氈兩頭拉緊，緊緊的包着四隻大腳，裏面確是很暖和，車子沙沙的簸振着，芷芳左腿與心明右腿在磨擦之間，有一股電熱。

“你餓了吧？”

火車走得很慢，四小時只走了兩小時的路程。革命緊亂時期中的路政，實在不堪，計算起來非到傍晚不得到目的地，真令人心焦。

客人愈來愈多，車門傍和空道間都站滿着人。車窗又不開！車內充滿着炭氣和香煙的雲霧。實在悶人。可咒詛的火車仍是愈走愈慢，簡直像划船了。

“剛才又無原無故的在車站上停了半小時，真討厭！”

“是等候一個革命軍中的大頭腦上車吧。”

車窗外的日頭方才放着晚霞的光彩，如今已暗淡了下去，車內的喧嘩的聲音，不知怎麼，不約而同的在一時間低落了下去，天將晚了，也許大家都疲乏了。可惡的火車，要走到目的地至少還須三小時。

“照這樣爬，爬到南京總要明天天亮了！”

“恐怕是機器壞了！”

“不是的，煤不好，現在沒有人負責，是工人買的一種低價煤，所以沒有力。”

“從前孫早方打勝了，在一兩天內，火車就完全恢復開駛。他們革命人也該照孫早方一樣的好了。”

一時間悶在車內的客人由靜默中又喧嘩起來了，似乎都心焦。

天色完全黑了，芷芳打了一個呵欠，覺着全身十分疲乏，兩眼望着心明的肩頭，心裏想着假使心明是以仁，這時候自己就一定要倦倒在他的肩上。——也

許以仁還會回過頭來向我一吻哩！

心明的一隻手放進在氈子裏面，芷芳有些防備他了。

“章小姐，到了南京以後，若是不能進城去，怎麼呢？”

“那末只得住在城外了啊，”芷芳冒然的說出了口，却爲自己喫了一驚，覺着自己說得太不妥，於是趕快的轉向他說謊了。

“在城外在我一個朋友的家中可以住。”

“你是有朋友嗎？”

“是的。”

“那末，我一個人只得下旅館了。”

芷芳說了謊以後却引起了面前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果真的不能進城，自己要住那裏去呢？

火車經過山洞的時候，車內格外悶黑，心明禁不住的把一隻手緊握着她的手，芷芳很懾惡的掙脫了他的手。

“章小姐，我也許也要到漢口去，那時我一定來會你，——這幾天內若沒有到漢口去的船，你住在那

裏？”

“南京有我的母校，那裏同學很多，還怕沒有地方住嗎！”

像患了癆病的火車，氣喘喘的跑到南京時，已是夜間十點多鐘了，由車窗口望見遠處市面上的零落的燈光，十分蕭條。彷彿充滿着革命時的恐怕氣象。頭昏昏的從人羣中擁出了車箱了以後，一陣涼風吹襲過來，絲絲的冷意，從疲乏困悶中清醒了一些，望着地上的水溼，才知道南京下過雨的。

站在車站口，可憐的芷芳望着地上的兩件行李，不知自己往那裏去好。

“章小姐，你到底怎樣，還是到朋友家去住嗎？已經十點多鐘了，城門早關了！”心明向她說着後即刻要離開她似的。

“南京下過了雨吧。”芷芳延滯似的向他說，心明站着腳，抬頭向天上一望。

“是的，恐怕還要下哩。我想你深更半夜的拖着行李到朋友家去住，不方便吧？”

“先生到那裏？車子要吧？車子！”

“到江邊××大旅館幾個錢？”

芷芳還沒有注意着的時候，心明已與車夫講妥了價，車夫過來搬她的行李，芷芳帶着哭聲似的趨向心明說：

“不，不，我一定到朋友家去住，”那時絲絲的毛雨又下大了一些。

“怕甚麼呢？我是爲你！旅館裏也不是只有一間房子的。”心明彷彿有些惱了。

兩輛黃包車拉過橋的時候，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店面都關了門，只有幾家旅舍門口的電燈還亮着。

“有房間吧？”

“對不起沒有，先生。”

“老二，老二，十六號已經空出了。”樓上的茶房向下叫着說。

“只有一間麼？”

“只有一間。”

“心明同志，我們走吧，再換一家去問吧。”

“別家也不見得有的，現在本城要改作都城。許

多人都來找差事，大小旅館沒有一家不滿的。”茶房向他們這樣的說着。

芷芳隨着茶房和心明上樓把房間推開時，看見裏面只有一隻床舖上，她心中惱急了，茶房出去了後，她仍裝着鎮靜的樣子向他說。

“心明同志，我要走了，明天早上再會。”

“既來了還去嗎？肚子餓着，還是喫一些點心再去吧？”

“不要緊的，我一定要去了。”

“你聽！外面下着這麼大的雨，深更半夜的出去不便當的。”心明站在門傍似乎是擋着她出去的樣子。“何苦哩？這隻床舖我讓你睡好了。”

“那麼你怎樣呢？”

“我再想別的方法好了。”心明說着時微笑。芷芳惱怒了。

“不，不，我一定要去的。”說着搶着走到房傍。

“啊！原來我不是刁同志！不配澈底的。”芷芳譬如沒有聽見他說的，怒恨着把門一開。

“來，來，章同志你的行李怎樣？不要了嗎？”芷芳

停着腳時，他又湊近她的面前說“已經十一點鐘了”，說着一把握着她的手，“進來吧，茶房見了難爲情。”

芷芳像要哭了一般，終於施出她最後的掙扎。“拉着人手算甚麼話呢？”說了後一鼓勇氣掙脫了心明的誘惑。

走到樓下的時候，幾個茶房很懷疑似的望着她，怎麼在這深夜大雨中還要出去。

“他們不是夫婦——”

“還不是蘇州的××子。講不妥，——”

芷芳聽到了櫃檯裏這些穢褻的話，怒火直沖，跑到黑夜寒冷的街上，頭上不住的下着雨，也似乎沒有感覺似的了。

深夜寂寞無行人的街上，十分蕭條，電線木桿上的燈光照着雨水溼後的街面，一遍油滑，閃閃的反耀。芷芳一個人低着頭沿着街邊走，街頭口上站着幾個兵士，她想到如今是戒嚴的時候，心頭一陣恐怖。

淅淅的小雨依舊下着，冷絲絲的夜風陣陣的吹着，芷芳手中傘也沒有，衣也不厚，在疲乏中她感覺腹內饑餓的難受，她想到自己要害病了！

“請問你們有空房間嗎？”

“沒有了。”

“請問你們這一家有空房間嗎？”

“沒有沒有了。”

果真的，旅館都住滿了。自己也認不識道路，糊糊塗塗走了許多路，如今再也走不到那條有旅館的大街了。

淅淅的雨下大了一些，身體的寒冷，心頭的煩悶，神經的疲乏，似乎要使他暈倒了一般。

她想到假使再回到心明那裏去，忍受他的輕視，承應他的要求，暖暖和和的睡在他的身傍，那是自己死也作不到的。——在街上的眼前有兩個灰色的影子，迎面走來，使她心中生了莫大的懼怕，走近時她看出是三個巡夜的兵士。當他們相差走過的時候，他們向芷芳非正式的問着。

“喂，那裏去？”

“夜了，還蕩嗎？”

芷芳嚇得心頭亂跳，趨前走了幾步時却又想到如今是戒嚴時期，應該站着腳向他們把自己的來去

結 局

說個明白才是，幸而兵士並不注意她的走過去了，彷彿聽見他們說了一句“當姑娘們的也可憐啊！”

“這裏有空房間吧？”

“沒有了啊，家家沒有空了啊。”

芷芳的失望和悲哀，使她要哭出來了一般。疲乏和寒冷實在使她難支持了，她想——就讓我暈倒在地，死了吧！

站在雨落着的十字街頭，她東西的張望，不知那一條是正路啊！衣服都溼了，溼透到襯衣，奶尖和手指感覺到一些奇冷。

走過一條住房的巷子，她想叩別人家的大門，但是又恐怕出來開門的不是個婦女。

可憐的芷芳在路角灣裏，終於找到一家小旅店裏歇下。睡在一間又低又髒的房間裏，破散的板壁與隔間通風的，把污垢的布被勉強的蓋在自己的身上，一種使人難受的臭氣，充滿在帳子內，她不能睡覺，她祇想到自己要病了。

——今天一夜所受的痛苦，皆是為以仁的！親愛的以仁在這個時候，想必已經一個人暖和和的睡在

被窩裏，但是他怎知道在這深夜的雨中，有一個女郎爲着他而流浪，爲着他而很孤岑悽愴的睡在這污臭的破樓上呢？

她愈想愈悲傷，終於流淚了，睡在冷被中嗅着臭氣，眼淚淌個不住，想到了在家的年老的母親，可憐的，愛女兒的母親呀！我在這裏！

她又想到今夜自己所受的痛苦，正可以把牠當作愛情的禮物，將來在以仁的懷中，一一的訴給他聽，也許他聽了要心痛我，緊抱着我連連的親吻——那時自己必仍裝着不高興的樣子不睬他，不允許他的要求，他必急了，像聖弟一般的急了，那時再彼此緊抱着，任他在我身上尋求他的快樂。——今夜的孤苦伶仃正是爲將來歡愛的材料。

昨夜是怎樣的昏昏的睡覺的，自己也忘了，污髒的被單，已經把牠像寶貴似的緊緊的裹着自己的全身。醒來在恍惚的意識中，還留一些恐怖嚇怕的夢痕，使她格外覺着可悲。

在醒後的時候就聽見隔壁房間裏有聲音，如今又聽見一男一女低聲的喁語，忽而聽不見了喁語，却

繼之以床架和地板沙沙振作的聲音及呼吸急迫的聲音。——這使她聯想到以仁，似乎覺着前途的希望和喜歡，格外豐富些。

車子拉到心明住的旅館門前，芷芳走到樓上的時候，望見從心明的房門裏走出來一個女子，胸臆的衣釦還散的，裏面露出一件粉紅的短襖，凸聳着的奶部十分明顯。

芷芳在門縫間，望見房裏的心明還睡着，於是不給他知道的又走出旅館，走到江邊上去散散步，望着雨後的江山，格外幽靜秀麗，她又望着西方那遠處的山和雲，似乎想到就是在那裏，有我的愛人啊！昨夜與心明誘惑掙扎的一幕，自己打了勝仗，正可以慨然的唱着旋凱的歌，歡然奔赴以仁——愛者的懷抱中，痛訴一切。

她第二次到心明旅館領行李去的時候，他已經起來了，他報告她一個動聽的喜信，就是確實有船到漢口不過開駛日期不定，接着又為昨夜的事向她陪罪，並且說他一個人睡着的時候很不安，芷芳也無心去理會他，領了行李匆匆的進城去了。

十九

從南京到漢口去的輪船，還有三天要啓旋。至多不過再待八十個鐘點就可見以仁了！

芷芳在城裏住在同學貞先家中，貞先領着她在母校的附近走走，她望見以前與雪妹同去喝酒的那家飯館已改了門面，早夕與雪妹出入的女宿舍，如今已住滿了兵士，滿地的垃圾和馬糞。守衛的兵兇恨恨的望着她們，似乎不許她們向裏望，一切使她生了無限的感想。

向學校去的路上，近面走來一個男子，彷彿十分面熟。走近了才看清楚就是自己素來佩服的一個人，

一腔的驚喜叫她作夢一樣，急着就問他。

“你怎麼在這裏，許多人說你死了！”

“只要真心的革命，死又何足惜，腐化的份子們，是我陳秋伯所不能與他們合作的！”

他把他出獄的事草率說了一些就邀她們到附近的鷄鳴寺上去坐談，芳向貞先一望，——貞先向芷芳微笑着點了一點頭，大家就向鷄鳴寺去。

走進鷄鳴寺的樓頭，芷芳又望見了那個年輕茶房，一臉的蠢像，不知當初自己在困頓的時日中，怎樣會以他爲中意的，想起了也自愧，又覺着如今自己是在社交活動中是個有遠大希望的女子！

秋伯很激烈的把別人所崇拜的幾個革命大領袖都痛罵了一頓，接着又低聲的向芷芳說，他也在後日要到漢口去活動，去見以仁。

芷芳答應他與他同到漢口的時候，只想到以仁是他的好朋友。如今望着秋伯說話的態度，目光炯炯，使她聯想到秋伯醉後大論社交問題的那一夜了，心中又有些不安。

他們分手時，芷芳把自己的住址寫給了他，心中

結 局

却想果真不要他陪着去時，自己就早一日離開住處，使他來找不着她。

——平常至遲在二十一號就來了，這一次已經遲了五天了，怎麼還不來，絕不致於有症候吧？只希望自己是無症候也罷了。——芷芳住在同學家裏的這個清晨，從床上起來，散着衣衫躺在靠椅上，蒼白的臉孔顯露着很張惶失措的樣子，兩隻眼睛白洋洋的在苦思着。

——假使刁同志的毒種，果真在我的身體內占了地位，我又怎麼有臉去見以仁呢？——她曾經聽過五娘說過的一種藥方，但是如今忘記了，她愈想愈恨刁同志，恨不得把自己的肚皮撕開，找着了他那一點惡種，採下來擲在地上踐踏去！

她也痛悔着自己的軟弱以致被人欺侮，她決定以後要謹慎的保護自己。

晚間貞先坐在床上的時候，她禁不住的把心中的不安告訴了她，真想不到處女的她，性的知識比芳還好，終於在一本中國的老書上，把一副藥方指示了給芳。

是第三天清早，匆匆的離別貞先，與秋伯同坐馬車出城搭輪船，在秋伯衣上有一種帶刺戟性的男子味，使她嗅到了想到自己革命後的生活是多麼的幸福和自由——可以公開的與男性在一塊兒。

秋伯已經為她在船上船下跑來跑去的忙了半天，照這樣的擁擠的景況，實在是無法可想，只得與他在頭等位裏同艙了。

芷芳唯一的防備他有越軌行動的方法，就是始終的把艙門開着，偶而一關即行開開。

“你還不先去睡嗎？”芷芳在燈光下已看了兩小時的小說，實在不耐煩了！

“當然睡的，”秋伯脫去了外衣——挺出的胸脯，富有筋肉的臂腕，使芷芳見了可怕也可羨。

秋伯睡安定了以後，芷芳背着他，向着艙角脫去了外衣也睡了，這時芷芳似乎感覺到，革命後解放的生活，也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

“喂，芷芳。”秋伯睡在被裏向她說。“還有兩天你就要看見愛人了吧！——我雖然很激烈的贊成性交公開，但是我仍是極端的贊成專愛。對於不平等的交

接，我絕對下攻擊！中國的青年們苦啊！苦啊！”

芷芳有心的不作聲假裝睡着了，心裏却在敬佩他，追恨刁同志的畜牲行爲。

第二天清早芷芳還在酣睡中的時候，秋伯早起了，從艙外進來，站在她床面前邀她快起來，一塊到船首去看好風景。

“啊，你等一等我就起身了。

“你走開哩，你不走開，我不起身了。”

秋伯依舊的把兩隻手支在她的床邊，俯首望着她，顯出一種可憐的樣子後，才勉強的走開了。

航程裏的生活實在悶人，芷芳頭昏昏的只有躺在寢台上安適些，秋伯站在她面前，切齒摩拳的痛罵着革命黨裏的腐敗和不澈底的成績，接着又把共產的學術和價值解釋了許多。

“你自己也是革命中的人，又何必這樣批評別人呢？”秋伯經芷芳這樣一問，沉默了一會兒，隨着把艙窗遮嚴，艙門關好，在手提箱裏拿出了許多共產黨的文件給她看，還有一束介紹片。

“你也加入吧？我告訴你吧，以仁也是我們組織

結 局

中的一個健將。”

芷芳紅着兩頰，想到了刁同志受賄舞弊的事實，和自己受他蹂躪的痛事，再想到自己過去生活的苦悶。恨不得毅然的填寫志願書，加入共產黨。

“以仁也是的？——我早知道！他的思想很清楚一定會加入的，有危險吧！”

“危險怕甚麼！與其不澈底的活着，不如痛快的爲別人而死！”

“好，我也加入吧！”

秋伯接着又把赤黨的計劃和國內的大勢說了許多，並且囑咐她嚴守秘密。

芷芷和以仁相隔只有幾百里路了！按理只要有六小時就可以相見了，只是輪船與上次的火車一般，愈走愈慢！叫人實在厭悶！

秋伯挺着胸站在艙窗前，望着外面的江景，芷芳坐在寢台上望着秋伯，感覺他是個英俊有爲的青年，一時間心裏有說不出口的愛羨他的情味，她也想到再隔一天，只要再隔一天就可以看見一個與秋伯一樣可愛的以仁了。

“喲，我困死了！”她打着呵欠站了起來走向秋伯面前，秋伯轉過頭來望着她，癡望着她。

秋伯坐在她的床邊上與睡在被裏的芷芳談着的時候，他把法國以親吻爲禮的風俗說了一遍，沉默着一會兒問她‘到底怎麼？’

秋伯曾經在困悶的時候，打了一個呵欠向她要求親吻過，被芷芳拒絕了。這是他第二次的要求。芷芳思索了一會兒——爲以仁！爲以仁！——始終決拒絕他。

“茶房！”芷芳叫茶房，秋伯離開了她。

“先生，甚麼事？”

“明天清早甚麼時候可以到漢口？”秋伯問茶房。

“先生，沒有一定，要看天氣，現在的日子什麼都不能按鐘點了。

“好，沒有事了，”秋伯回絕了茶房。

茶房去後，大家都在沉默着的時候，芷芳心想自己甯可犧牲一切的朋友而愛以仁！自己過去的墮落生活，完全表示了自己的軟弱，如今當切實的專一的愛着情人，摒棄一切的引誘。兩次的勝利，都使她可

結 局

誇譽的。——也許正在這個時候，以仁一個人睡在漢口在夢着江上的愛人來了，可愛的小阿娜睡在他的脚傍，小胸膛一上一下的在呼息着！——啊，就是就是就是明天這個時候，就可以聽見阿娜叫我‘章阿姨’了！

芷芳一覺醒來把眼睛睜開，聽見外面雜亂的喧嚷的聲音，她知道船已停泊在漢口碼頭了，——愛人的所在地！心頭充滿着希望和喜樂。

“芷芳，快起來！快起來！”秋伯的臉嚇失了色，由外面跑來，張惶失措的叫她起來。接着又低聲的向她：

“時局又變化了，外面的標語是甯漢合作，打倒共產黨，有一大隊巡軍在碼頭等候，準備上船來搜查！”

芷芳和秋伯很僥倖的逃過了查驗，走到岸上時，望見街上的行人擠擠攘攘，電絲木桿上挂着幾個石灰抹過的人頭，零落的兵士，一簇一簇的走過去，一切充滿着離亂，恐怖，革命，流血的氣象。

他們走進了旅館，行李放定在房間以後，秋伯急，

着出去打聽總政治部，找以仁去了。

芷芳一個人丟在房裏，想起了會到以仁時的情景，心頭充溢着喜歡，彷彿全身的細胞在顫動，——偶而又想到了自己腹裏的孽種，心中一陣苦惱。

“茶房！”她叫了茶房，把日記本上一頁的藥方，撕了下來交給他到藥舖去，茶房無心的望着那張藥方，她覺着無限的羞恥。

“買來了以後，你爲我煮好了端來，外面有甚麼事吧？”

“聽說離城不遠，有許多老百姓要和軍隊打仗，若是要開火，今夜還不得平安哩！”

芷芳一直等到午後還不見秋伯回來，她煩悶到萬分，飯後把茶房端來的一杯藥，喝了以後，自己就大着胆的到外面去打聽情形去了。

剛離開旅館不遠，望見一隊兵士鎮壓着幾個很漂亮的青年，其中還有兩個女子走向東去。一切恐怖的氣象，終於使她不敢向前亂走。

走回旅館時她想秋伯也許回來了。也許秋伯和以仁都在房內等着她，快到旅館時，她望見旅館門口

結 局

站着五六個穿黃衣制服的兵士，手裏拿着手槍守着大門似的在那裏，使她喫了一驚。

回到自己房間看見桌上有一張字條，上面寫着：
芷芳：我的要重行李已拿去，你可放心，能夠脫離總算萬幸！今夜我不能再來見你。

總政治部已解散，你不必詢問別人，以仁下落尙得不着確實消息，不必憂慮！

伯上

芷芳正是萬分喪沮失望的時候，感覺肚裏有一些痛，愈痛愈痛了，痛得腰部不能伸直，腹內的腸子像斷了一般。全身發出冷汗，手足在顫抖，腹部依舊是不原諒她的繼續痛着。——假使以仁和秋伯都不來了，我一個人又怎樣呢？——她咒詛着刁同志，緊念着以仁，自己哭了！帶淚帶汗的昏倒在床上，失了感覺似的暈了過去。

似乎有人叩門，接着鑰匙開門的聲音，進來的人，不是別人，就是以仁。

“啊！親愛的人呀！”她奔向以仁的懷中痛哭了，

以仁緊抱着她。她稍爲清醒了一些，仍覺着很疲倦，閉着的睡眼中望見房內的電燈已亮了。她把被單拉到身體上蓋着，和淚的又睡着了。

“芷芳！以仁被槍斃了！”秋伯回來了，很驚惶的向她說着。

“真的嗎！?!?”

“別哭！別哭！我愛你好了！”她想到以仁也不見得比秋伯可愛，就應許了他的最高要求吧！

“啊！你不是處女了！腹部怎麼會凸出的呢？”芷芳迷迷的又驚醒了一些，仍覺着十分疲乏，閉着睡眼，把鞋子和外衣脫了，她不敢睜開眼來，彷彿一開眼睛悲哀就要乘着清醒的機會偷進心內來，放了帳子安心去睡了。

“茶房！茶房！”

別人正在要睡覺了，可惡的刁同志不知趣的又在叫甚麼茶房。

“不許討厭！我不許你這樣！”可惡的他真像畜牲一樣，不怕骯髒的，她想到自己一生漂泊，如今爲了飯碗問題，忍受着像妓女一般的睡在刁同志身傍，她

哭了！哭了！啊！醒醒吧，醒醒吧！我是睡在漢口的旅館裏啊！

“呱！呱！呱！”是旅館裏誰的新生兒在哭呀？“五娘請你替我抱來看看。”啊！他那小小的鼻子和眼睛並不像刁同志，是像聖弟，假使是聖弟的遺愛，倒也罷了，可憐的以仁，笑嘻嘻走進房來了，還以為是他的結晶品哩，以仁呀！我有負於你！我是個淫婦！醒醒吧！醒醒吧！我是睡在漢口的旅館裏啊！以仁不來怎樣呢？

“茶房！茶房！”

心明來領茶房來鎖門了，下大雨怕甚麼？讓我從這小涼檯上跳下去！可憐的小阿娜俯在小涼檯上還要與我親個吻作別哩！逃呀，逃，逃，怎麼逃到這個黑暗的小巷子裏來了，那邊站着兩個穿灰色制服的是偵探啊！“先生，我不是奸細，我不是喬扮的女子，我實在是個真女人！”“不行！不行！你這樣的醜相不像女子！讓我們把衣服脫下去看！”“啊！你真野蠻！”“不要緊的，這樣比與男子還舒服些，”淫蕩的五娘實行脫我的衣褲了！

“樓上十九號房間開門呀！”可惡的茶房叫得這麼高聲。使我和以仁都害羞了！醒醒吧，醒醒吧，讓我起來振作振作！洗個冷水臉，站在窗口吸點新鮮空氣，今天晚上天空的月亮是多麼的清澄可愛呀！樓下天井裏坐着納涼的是母親和妹妹吧，姆媽真討厭！又罵我是嫁不出的丫頭了！啊！不是妹妹，是雪妹，是雪妹！首先，“雪妹你上來啊！”“好雪妹，我愛你的肉！”

“茶房！灌茶來啊！”

“雪妹，你愛那個漂亮的青年茶房吧？不然你爲甚麼要他灌茶呢？”醒醒吧，醒醒吧，趕快喫點晚飯，自己出去找以仁去！“那邊幾個兵士作甚麼？哎呀，以仁怎麼被兵士捉去了！”清醒吧，清醒吧，醫生來看我死了。“你怎麼會有病的？”因爲昨天晚上在雨中走了三小時。”

“姆媽！姆媽！”

怎麼阿娜到旅館裏來找我了！啊！以仁帶來的，讓我換着衣服再下樓。

“阿天！你小心莫跌了！”

之采也帶阿信來了，啊！今天晚上我們又可以大

結 局

談而特談了！清醒吧，清醒吧，我不在胡家啊！——我是在漢口的旅館裏啊！秋伯不來怎樣呢？

亮，亮，亮，叩門的聲音！——可憐的聖弟又來了！你在夜深中還未睡嗎！可憐的小孩子啊！

“你從那裏來？”這一次不能迷夢了，原來芷芳剛才回來時看見在門首站着的幾個穿黃制服的兵士，進來查驗了！

“我從南京來的！”

“我們奉命來查共產份子。”

“噲！這個黨證是你的嗎？”

“是的！我最近加入了共產黨！你們這些走狗！是真革命嗎？”

“請你跟我到司令部走一趟。”

“好！”

到底是紊亂的時期，連一個女子也要縛起手臂來捉去的，——死就死，為國家為民衆而死，死也足為榮，‘與其不澈底的過活，不如澈底的為別人而死’。死就死！許多人望着我，正是增加我的光榮。

——啊！果真的縛我去槍斃嗎？人生真如一夢！

結 局

我不是爲死而惜，只是我想到家中的母親知道了我死的消息，她是要如何的傷心可憐啊！

拍！一聲槍響時！槍彈是中在自身的那一部份也不知道，只是在臨死時眼睛一瞥間，恍惚中望見觀刑的人衆中，有一個老婆婆抱着阿娜也在望着她受刑。

“阿娜！阿娜！”她臨死瞎叫了兩聲！

拍！拍！拍！啊！剛才一槍並沒有打死我！清醒吧，清醒吧，我是睡在漢口的旅館中！

“小姐，小姐，要喫晚飯嗎？小姐你怎麼滿頭是汗，你在發熱嗎？”茶房在她的床前。

“啊！怎麼外面有槍聲？”

“是的，M軍交械！共產黨的工人軍退却，在城外打仗，不要緊的！”

劈拍！劈拍！劈拍！在深夜的寂寞中，又是一陣可怕的槍聲響起了！

芷芳熱度很高，迷迷糊糊的起坐在床上，兩隻白洋洋的眼望着昏昏的燈光，兩頰上的夢淚還溼着未乾，想到了不知下落的以仁和逃離的秋伯，頭格外暈

結 局

沉了！

——就是談戀愛也要有太平的國家啊！

劈拍！劈拍！劈拍！充滿着恐怖的槍聲又響了一陣，彷彿聽見在遠處有人吶喊着殺！殺！殺！的聲音！

就是在那一夜，中國有許多熱血有為的男女青年率領着二千多的工人，死亡在殺聲中，這是民國十六年夏月的事。

三，二八，一九二八，夜九點十二分脫稿於杭州。